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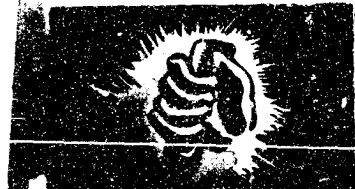
# 中國和 中國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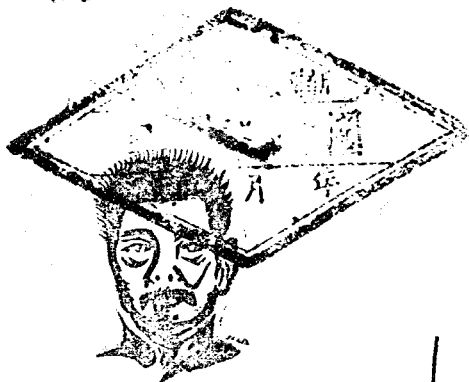
魯迅作品研究

何幹之著

民衆出版社



1498



中國人和中國人的鏡子

——魯迅作品研究集——

何幹之著

1942

# 目次

中國人和中國人的鏡子.....	一
辛亥的女兒.....	三八
一餉悲壯劇.....	五五
附錄	
離魂.....	七八
傷逝.....	九一

# 中國和中國人的鏡子

「豎眼睛」

文藝是現實的反映。所以偉大的文藝家也一定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法國的巴勒札克、俄國的托爾斯泰都是一代的大文豪。巴勒札克之所以偉大，因為他寫出了現實，「給了我一部最好的法國社會的現實主義的歷史」，而我們從這部歷史書裏所得到的東西「甚至於比一切職業的歷史家，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在這時期裏的著作合攏起來的材料還要多些。」（「海上迷林」）「想格斯論巴勒札克」托爾斯泰的所以偉大因為他是「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托爾斯泰的觀念——是我們農民暴動的弱點和候點的鏡子，是宗法社會的鄉村的軟弱和經濟的墮下人的懦怯的反映。」（列寧：「托爾斯泰像一面俄國革命的鏡子」）魯迅也提過鏡子問題。當英國大文學家蕭伯納遊歷世界經過上海的時候，也曾應上海新聞記者的「口試」和「質問」。可是奇怪得很，「在同一的



時候，同一的地方，聽着同一的話，寫了出來的記事，却是各不相同的」。譬如說關於中國的政府罷，英、日、漢各報的記事，就全不相同。「英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人應該挑選自己所佩服的人，作為統治者；日本字新聞的蕭，說的是中國政府有好幾個；漢字新聞的蕭，說的是凡是好政府，總不會得人民的歡心時。」這並非記者們的聽覺不靈，是他們只去聽「自己所喜歡的有益的」議論，所以說，蕭是「一面鏡」。（「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

我想把魯迅當做一面中國的鏡子，是恰當不過的。的確魯迅的小說和雜文，把中國和中國人的嘴、臉，惟肖惟妙的描寫了出來，或者說他戳破了中華古國的臉譜。魯迅說他的「小說是「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所以把自己所做的小說當作「遊命文學」，當然這並不是趙太爺的命令，也不是財神和招揮刀的命令，這命令是「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是「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這樣的文學一定是帶有傾向性的，「激進的，這革命的方向或立場就是文學家觀察世界的方法，所以文學家必須遵奉命令才聽寫出真實的作品來。

遊命的有傾向性的文學，當然也是為人生的文學了，所以魯迅說他做小說的主見是廢棄主義，以為文學「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的小說，不免夾雜些

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自選集自序）「我的取材多採自清華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指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意思是說寫出中國的黑暗揭露中國國民性的病根，在於教人反省、教人戰鬥、教人改革。魯迅的短篇小說「吶喊」、「彷徨」，歷史小說「故事新編」，以及「朝花夕拾」、「野草」等，這裏面最精采的就是暴露現實的作品。還有魯迅的雜感、雜文等，也不妨說是屬於這一類的文字。民國十七年以後，中國社會的激變，使文藝家不能即刻把自己思想感情化為文藝的創作，「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懸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歸幻化，轉為離奇或懸雜的文章。」（「朝花夕拾」）；「小引」所以會某些人討厭他的雜文怪他什麼都感想一下，但願他「發奮多寫幾部比阿Q傳更偉大的著作」的時候，魯迅却坦然的回答：「中國的大衆的靈魂，現在是反映在我的雜文裏了。」（「准風月談」）；「後記」）事實確是如此，魯迅來不及把複雜現象幻化為文藝創作而直接記錄在雜文上，所寫的常是一目一鼻、一嘴一毛、一手一足，但這一肢一節一線一點合起來，就成了「或一形象的全體」。這或一形象正是舊的中國和中國人。魯迅一生的文筆活動，總會寫出中國和中國人的具象了。

文學家寫作，常取類型，所謂類型，即是樣本。沒作家取人為模特兒也有兩法，一

論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又一種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魯迅從來是取後一法的，即是「靜觀默察，熟於心，然後尋繹結想，一揮而就。」（「出閩的關」）這經驗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說得更明白：「（我）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過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發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

專取類型來暴露黑暗，自然最容易引起反感，因為「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心欲制你畫着的死命了」。到底都看，聽，看了，聽了，在許多人都取一點，刻畫出來，自以為不會觸犯任何人，却觸犯了所有被寫的人，都說在諷刺他們，寫出了他們中的謬和小說中的離相像。然而一切諷刺都是生活的真實，必須所諷刺的對象不在，諷刺才失了存在的根據。「我以為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學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輸之膿成瘡痂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然而

，事實却又使人「悲哀」，因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當魯迅寫「熱風題記」的時候，「現狀」和寫隨感錄時「並沒有大雨霖」。待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寫「范風月談」，「後記」的時候又使他怕起來，因為這一回是「我的雜文」，還好假說着現在或甚至於「明年」。

和畫類有關係的還有畫眼睛的問題。眼睛最能代表一個人的特點，所以畫家或文學家「要極省儉畫出一個人」，最好是畫這人的眼睛。「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這道理在「半夏小集」中有註解：「世間實在沒有寫不進小說裏去的人。倘寫進去，而又逼長，這小說便被毀壞。譬如畫家，他畫蛇，畫鱷魚，畫字紙箋，畫垃圾堆，但却沒有誰畫毛毛虫，畫癩頭痞，畫鼻涕，畫大便……」。所以高明的畫手，就畫出人物的特點來，例如眼睛之類。魯迅却又很謙虛的說：「我曾在場學了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而其實中國有了新文學，作家學畫中國人和中國人的眼睛，畫得最神妙的一個就是魯迅。

「吶喊」「彷徨」之後魯迅就不寫小說了。而且所寫的都是他所熟悉的階級和人物，因此，並沒有寫過城市工人的哀怨，但他所描寫的農村，農人，舊式的新式的士大夫，確把他們的眼睛很逼真的畫出來了。



## 二 排斥異端

新陳代謝是生物進化的路。凡一切高等動物，通常都能幼到壯、到老、到死的過去。所以「老的讓開路，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死來填平了，讓他們走去。」（「熱風」：「隨感錄」）但中國的前輩先生並沒有催促着獎勵着使一代勝於一代的雅量，反而使兒子學着老子，或者比老子還不如。儒者教孝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實何止三年，兒子是終其生墨守着老子的規矩。所以中國永遠在翻筋斗。對於新的或外來的事物都指為異端，有害，因而要不得，更不得。

阿Q也會進過縣城，但他對於城裏的人並不怎麼恭維。用木杓做的三尺長三寸寬的凳子，未莊的人叫長凳，而城裏叫條凳，油煎大頭魚，未莊的人用半寸長的葱葉，而城裏却用切細的葱絲。自己這樣而城裏那樣，這是異端，而異端是錯的。（「吶喊」）

「阿Q正傳」第二章。並且城裏的女人走路也扭得不很好，未莊不是這樣（第三章）。

阿Q不僅關心城裏的遺留心到未莊的異端。全未莊的人都不在他眼裏，尤其憎惡錢太爺的大兒子（未莊的文董）。他進過洋學堂，又到東洋留過學，半年之後回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沒辮子而又裝假辮子，阿Q想：新而又舊，可見「沒有了做人

的資格」，叫他做假洋鬼子，來表示其鄙視的態度。「風波」裏的九斤老太是個不平家，一開口罵人照例是說「一代不如一代」。見了她的曾孫女兒在吃飯前吃醋炒豆子，以爲是「敗家精」，「吃窮了一輩子」，於是不平；她年輕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麼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麼硬，又不平；六斤生下來，比她曾祖少了三斤，又不平。引伸開來什麼都不平。聽了她的兒媳婦七斤嫂子解釋六斤生下來用加重的私秤稱，又罵七斤回家太遲，上燈前還不回來，又不平；聽了皇帝坐了龍庭，而七斤沒有辦子，「僧不僧，道不道」似的，見了七斤嫂和八斤一嫂辯論辦子的來歷，生了氣，用筷子碰落了六斤手裏的空碗，還連累她吃了爹爹的一巴掌，第二天七斤拿了破碗進城釘合，用了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共四十八文，更不平。總之，古時的什麼都好，今日的什麼都壞，「一代不如一代」。

還有魯四老爺，見了人照例是大罵一頓新黨，康有爲（「祝福」）老爺。四銘上街買肥皂，受了一羣學生的嘲笑，回家沒處洩憤，借題發揮，大罵學生不尊老，大罵學堂胡鬧，連女學生也剪了頭髮「擾亂天下」，使沒有辦子的女子負着天下興亡的責任（「肥皂」）。吉光屯的瘋漢，鬧着吹熄了長明燈，村裏的慷慨派，如爽哥姊，說長明燈從先代點起沒有熄過，熄了全村就澆了泥牆而給他鬧起來。（「長明燈」）

這排異守舊，在其他的社會生活中也到處看出來。例如要打仗，不用槍砲而提倡打拳，使達到槍砲打不進的程度，再演一次一千九百年的悲劇。例如國學家反對外國人姓名的音譯，說屠格涅夫，果戈里，托爾斯泰之類的字樣都看不懂。又例如你不是天才，不配去創作，你樹過足，不配談天足運動，一手塞住改革者的口，取消他的發言權，叫他「數麻石片」，去「洗煤油」，結果社會成一池死水，無動靜、無改革、無發明、無創作。更可笑者是對於改革的報復，「改革一兩，反動十斤」。政府禁用陰曆，不准在日曆上註陰曆，而好事者却準備一百二十年的陰陽合曆，想到三四代曾孫時代也都適用的日曆。

這樣的人民，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緘口不言外國的或新的事物，或者說外國的新學說，什麼「進化論」、「價值說」，都是「古已有之」，風水合於地理學，煉丹合於化學，靈乩合於科學，偉人們永遠守着祖宗的山坟，背着死鬼的靈魂，「從世界人中擠出」。

中國太老了，「無論什麼主義，全變不了中國。」（「熱風」）；「來了」；「什麼主義都與中國無干」（「聖武」）這恰如一個暮氣沉沉的人眼前即使有千奇百怪，也引不起他的動兒，只是閉着眼睛等替着：死。所以「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

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漆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爲濟私助餽之具。」（「花邊文學」）

「偽感」）

但人類總在進化，你不進，或進得慢，你就被擠出這人的圈子外，成了人之外的類猿人。人不是用猿來耍把戲嗎？也許猿族中也有改革者要提倡站起來，但給同類的猿咬死了，使牠們至今還是猿，人與牠們做類人猿，和類猿人，隔着一座重壁，彼此的靈魂是不相通的。

「假使現在有一個英國的新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弗遊記』那樣的諷刺的小說，說在二十世紀中，到了一個文明的國度，看見一羣人在燒香拜龍，作法求雨，賞錢『牌女』，祭寧烏龜。又一羣人正正經經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張男女分塗，以及女人的腿應不許其露出。那麼，遠處或是將來的人，恐怕大抵要以爲作者貪嚼落舌，隨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滿的人們的罷。」（「花邊文學」：「奇怪」）

我想這不必遠求，和我們的國界相連接的國度裏的令人，看了這諷刺畫，一定以爲這是文學家的奇想，或者做夢者的謬語，因爲他們的眼界和這是完全隔膜了。類人猿和類猿人的靈魂不相通無足怪，如果人與人的甚至於一國中的人們的靈魂也不相通，那是最可悲哀的事。

### 三 精神勝利

人往往愛勝而惡敗，但歷史却常愚弄人，使所向無敵，不可一世的人往往一敗塗地，身臨名裂。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想統一思想使帝業傳於萬世，但結果一世而亡了。拿破崙自稱蓋世英雄，且自作豪語說自己比Alps山還高，而後來竟作了階下囚，抑鬱而死。但世上也並非沒有勝利者，即秦始皇拿破崙之流，也曾做過暫時的勝利者。勝利又不一定都使人喜歡，敵手如虎，如鷹，自然可以顯出自己的威風。但如果如鷄、如羊，沒有毫絲的抵抗，反覺得『勝利的無聊了』。又如果自己降服了一切，世上從此再沒有對手，只剩自己一個，孤單、寂寞，又感到『勝利的悲哀了』。這裏是做人難。但阿Q却是一個例外的。他永遠勝利，永遠得意，他的字典裏並沒有失敗的字眼，雖然在別人看來這是滑稽的事，是阿Q的勝利，這又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

阿Q一生的行狀，全是勝利，得意的記錄。他和別人口角（總是阿Q爭不贏）常托出他的祖宗來，『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先人闊，阿Q也闊。闊人從沒有失過言，趙太爺不准阿Q姓趙，你敢說他錯嗎？所以阿Q勝利了。未莊不是有兩位文童嗎？又當着候補秀才也，而秀才者，闊人也。所以他們的爹爹趙太爺，候

大爺，也沾了兒子的光，這是青年對於老子的用處。但阿Q對趙、錢二君並不表示敬意。他想「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男人應該有一個女人才好，又想自己有個女人，養了孩子，「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他又預感到未來騰利的光榮了。阿Q本來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男人，可惜頭皮上長了幾個爛瘡疤，而未莊的人們又不太知趣，常用這「殘缺」來取笑他。但阿Q似乎很佩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古訓，心裏想，你們是聖人嗎？不！於是來一個報復：「你還不配……」。也有缺點的人如王鶴，小D，假洋鬼子等也敢來開人的頑笑，可見他們不量德，不量力，錯自然屬於他們這一面。而他頭上的爛頭瘡，反成爲非凡的東西了。然而擦他的人還不停，終於打起來。而每次阿Q打敗了，總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幾個響頭。還有一次，趙家的文童進了秀才，阿Q喝了幾斤黃酒，一時胡塗起來忘了形向衆人說自己是趙太爺的老家。失了言，又吃了幾個耳光。先被吃癩本來有些難爲情了。但阿Q依然有他的「精神上的勝利法」。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於是打阿Q的人，連趙太爺、假洋鬼子也在內，都是他的令公子。他又得勝了。後來村人全都道他這種精神勝利法，每次揪住他黃辮子一定要他說過人打「畜生」才罷手。但阿Q很馴服，並且降低一級，連畜生也不敢當，直認是虫豸，又賠了幾個響頭。然

爾阿Q並不以為倒楣，他依然得勝了。因為世界上最難得的是自證的人，說經不是說過「謙虛的人有福了」嗎？阿Q沒有出過洋，又認不得字，也許不知道這靜義，但中國聖賢也教人知足，也許趙太爺之流，在未莊做過幾年的傳教者。阿Q想，自己能夠「自輕自賤」，彷彿也很合乎古訓似的。並且還是自輕自賤黨中的第一人，不為堯舜，富為盜跖，也是無雙講裏的英雄。阿Q又得勝了。

然而阿Q的尅敵制勝轉敗為勝的奇策更有出人意外者。有一回，他混入了賭攤狎牌寶，贏了大洋一大堆，高興極了。但不知怎的，賭場忽而打起架來，秩序大亂，使阿Q昏頭昏腦。清醒過來，賭攤、賭徒、大洋、什麼也不見了。「他這回才有些感到失敗的痛苦了」。但古詩說：「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又一村是什麼呢？阿Q舉起自己的手使勁的在自己臉上打了幾下，心裏想彷彿打的是自己，而被打的是別一個人。他又心安理得的睡着了。又有一回，阿Q竟被王鬍揪住辮子照例在牆上去碰頭，還吃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的虧，以為這是生平最大的屈辱，正在喘着晦氣的時候，迎面來了一個小尼姑。阿Q又發現了勝利的秘訣了，也迎面跑上去，伸出手去摩新剃的頭皮，並且扭住她的面頰，很得意說：「和尚勸得我動不得？」於是全身都輕鬆起來，他又得勝了。

末莊的趙家遭了搶，連累了阿Q被推進縣裏去。當然阿Q的愚衷，不知被抓的所以然；被審問過幾次，還要畫圓圈，原不明其所以。圓圈又畫得不圓，成了瓜子形。但他倒並不怎樣煩惱，以爲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被抓進捕房，圈子畫不圓，也不算低能，「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他又坦然了。到了被送到法場還叫「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殺了今代的阿Q，還有子孫後代中的阿Q，「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阿Q殺不完，他要和中國精神文明永存於這天地之間。

這種精神勝利法，推廣起來大凡自高自大，自滿自足的人都屬於這一類。例如，「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兼德天下第一」；「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三種論法雖然是所謂戲台裏的喝采，自稱自讚，但還敢於說出自己的好處。至於第四種論法：「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那就大不相同了，不但沒有自尊心 and 自信心，連自己的缺點也要掩蓋起來。其實豈止叫化子，娼妓之類，外國也有，甚至於外國也有不抵抗者，吸鴉片者，賭徒，匪徒，犯罪者，反動者，貪官，污吏；凡中國有的，外國也有。「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其頓乎？——外國也有！」這種種精神文明，簡直是亡國滅種的禍根，中國沒有了，



也講不在乎。

第五種論法最神妙：「中國便是野蠻的好……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自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亡麼？」這種人比阿Q還高明一籌，連頭上的癩瘡也不諱當作可誇耀的象徵。甚至於臉上長了一個瘤，也毫不介意美其名曰國粹，用自己所造的腦和世界永遠隔絕，漸漸的走到滅絕的道路去。

最直截了當的是這一類人們。成吉思汗明明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兒子朮赤征俄，在莫斯科「即可汗位」，「猶鼓其勇氣進逼歐洲內地」，明明是蒙古人征服歐洲的壯舉，但史家却說：這是「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有奶就是娘，「硬鑄元人為自己的先人，彷彿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三間集」：「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其實這史家的論法只是老祖師的史論的演義而已。滿洲人是吳三桂引他入關的，自然沒有人來引，他們也要來，但既然引自關外，自然是蠻子兵然罷了，但清朝的幫傭文人反來歌頌功德，開口閉口都說是「我軍」或「大軍」，使人們讀了「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華蘆集」：「忽然想到之四」）還有，要降服蠻子，就選美女去和親，或使男人去當番邦的駱馬；還有

，乾隆皇帝是陳關老的兒子，日本是徐福的子孫。妄造一節生殖器革命的故事就使番人，滿洲人，日本人都變了軒轅氏的遺裔，好不威風！（「花邊文學」：「中秋三願」）

心造的勝利可算真勝利，失敗也可算勝利，自然人家的勝利心可以硬繃來當作自己的勝利了。嗚呼，中國人的勝利！

#### 四 「做戲的虛無黨」

偽善、裝腔、口是心非、言行乖離，也是中國精神文明的一面。其實這風尚的來歷已久，至少在春秋戰國時就頗流行於某種人的社會了。自稱聰賢的儒者就是這類表裏兩樣的人物的祖師。子夏的學生公孫高訪問墨子，在他們二人的對話中頗能看出這種人的本相：

公孫高：「先生是主張非戰的？」

只喜墨子：「不錯！」

「你高：『那麼，君子就不鬥麼？』」

那是更其肆無：「是的！」

說，寫得很哩。『猪狗尚且要鬥，何況人……』」

「唉，你個儒者說話稱着堯、舜，做事却要學豬、狗，可憐，可憐！」  
堯、舜，其實學着豬狗，真是人世間的可憐虫，所以墨子說這些言行不一，  
惟他的意思。（「故事新編」：「非攻」）

有孟子的「君子遠庖廚也」，也是弱人的。君子豈獨不親到廚房去，並且遠遠地  
避開了。「他慈悲，不忍見牛臨死的殷煎，於是走開」。這是「惻隱之心」。但君子要  
吃牛肉。等到牛被殺了，牛肉燒成牛排，然後慢慢的來咀嚼，「牛排是決不會殷煎的了  
」也就和慈悲不再有衝突，於是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齒，摸摸肚子，「萬物皆  
備於我矣」了。（「病後雜談」）裝着慈祥，又吃牛排。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辦  
法」。

阿Q及其僚屬，也習染了這種流風餘韻。阿Q頭上的癩瘡疤是頗使他氣惱的。三國  
誌周瑜臨死遺囑大叫「既生瑜何生亮」，阿Q目不識丁，也許不知道有周瑜、孔明之流，  
五關斬六將，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不過阿Q有時也會有意無意地嘆息：「既有Q，何生  
疤」，視為不祥的缺點，於是癩子以至近於癩的看如光，亮，燈，燭，火，燒，等等都  
諱言，比正人君子們諱說下體或和下體有淵源的事物還謹慎些。

其實這作風在中國精神文明史上，阿Q並不佔怎麼顯赫的地位，高老夫子，道統先

生之流比阿Q更高明，高老夫子並非怎樣冠冕堂皇的人，是個賭徒、戲迷、酒徒、色鬼，自然也想「謀一個教員做，去尋着女學生」。做了賢良女學校的歷史教員，於是留長鬚髮，左右分開，又斜梳下來，要遮住左眉上那永不消滅的尖劈形的瘡疤。賭友黃三來訪，發見了聘書，把女學證謗了一頓，什麼「無聊」「犯不上」。高老夫子聽了頗有些氣忿：「這也不見得。況且何太太一定要請我，辭不掉……」。上了第一課，在講堂上只聽見「嘻嘻嘻嘻」！女學生並不佩服高老夫子，於是老羞成怒，心裏想：「學堂確也要鬧壞風氣，不如停辦的好，尤其是女學堂，有什麼意思呢，喜歡虛榮罷了。」又對黃三說：「我沒有再教下去的意思，女學堂真不知要鬧成什麼樣子。我輩正經人，確乎犯不上管在一起……。」（「徬徨」：「高老夫子」）

還有何道統，自稱聖賢之徒，孟母崇拜者，自然是十足的衛道夫了。但他的衛道只在口頭上或筆頭上，其實是個女性的侮辱者。本來君子之徒「不作與談女人」但他們只喜歡說到女人，於是女討飯也成了談笑的資料，首先是四銘敘述兩個無賴的打趣：

「你聽我講下去：她們面前圍了一大羣人，毫無敬意，只是打趣。還有兩個光棍，那是更其肆無忌憚了，有一個簡直說：『阿發，你去買兩塊肥皂來，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你想，這……」

「哈哈！雨塊肥皂！」道統的響亮的笑聲突然發作了，震得人耳朵隆隆的叫，「你買，哈哈，哈哈！」

「道翁，道翁，你不要這樣勸。」四銘吃了一驚，慌張的說。

「咯吱咯吱，哈哈！」

「噹噹……！」

「噹噹，洗一洗，咯吱！」

阿○的舉諒，文飾，只不過要遮住自己的缺點，鬧了笑話，也還是自作自受，而高懸夫子稱道統之流，却立意愚玩別人，要使弱者來做犧牲品。

這種精神演繹起來，在江浙一帶隨便殺人的孫傳芳。復興了「投壺之禮」；在山東目不識丁，連自己也數不清有多少金饒兵丁和太太的張宗昌，也提倡讀經尊孔，重刻十三經，建孔門後裔做自己的女婿。其實他們「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搦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葦蕙集續編」：「馬上支日記」）更普遍的是上海流氓的行徑，見了一男一女的鄉下人在路上走，他說有傷風化，所用的是中國法；見了鄉下人在路旁小便，他又說犯了法，所用的是外國法。不論什麼人物，上至為政者，下至小廝三所用的手段各有不同，而結果是敲空了對手的東西。可是還有人大談其辯說道是「維持秩序！」

無特操是某種中國人爲大的特色。他們說這樣其實是那樣，說做其實不做，說不做其實做了，使你什麼也信不得。總之「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謊造謠，蠅營狗苟」，——這種人魯迅叫他做「做戲的虛無黨」，或「壁面的虛無黨」。所以他們永遠是高深莫測的，僥乎其然的。魯迅說：「人往往信和尚，僧尼姑，僧回教徒，僧那教徒，而不信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而已集」：「小雜感」）爲什麼？因爲道士正是無特操者的模倣兒。

## 五 上詔下驕

中國國民相的又一面是上詔下驕，這相用現代語說是奴才相或西崽相。一個人出現兩副面孔：主子或奴才，做主子的時候，官威十足，不可一世，做奴才的時候，卑恭屈節含垢忍辱，中國有句老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是對於發壓迫者的訓條，教人守己奉公。但兩極端是相通的，信奉這條的人一旦得勢，他的言行會完全兩樣，變爲：「各人不掃門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守己奉公的時候有點詔相，橫行無忌的時候又有點驕相，「驕和詔相糾結的是沒落的古國人民的精神的特色。」（「二心集」：「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

守着這道訓的古人並不少。孫皓治吳和降晉，宋徽宗在位和被擄，前後判若兩人。一是弱經無道的暴君，一是卑鄙無恥的奴才。自己做了主子，就把一切人當作奴才的人，一旦有了主子，自己也一定以奴才自居，死心塌地爲主子效勞了。其實豈獨孫趙二人如此，翻開中國古書一查，真不知有多少人們過着如此矛盾的生活，譬如小說裏的俠客，「他們所反對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是平民，不是將相。」到後來還受聖主的宣撫，去替天行道。施公案彭公案裏所謂俠客也者，那一個不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鏢，替他捕盜。」於是他們——俠客——一面爲天子效勞，一面向平民逞威風，發揮着做奴才的品格了。

阿Q及其鄰人也顯出這可憐相來，阿Q因鬧戲趙家的吳媽，被趙太爺趕出趙府之後，他覺得這世上有些古怪了。酒店不肯賒帳，管土穀祠的老頭子示意要他走，未莊的女人們一見他來又一個個亂竄亂跑。但最古怪的還是沒有人來叫他去做工。他在未莊是不能夠活下去了，只有進城自尋生計。到了那年的中秋，阿Q又回來了，並且出現於酒店的門前，穿着「新夾襖」，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未莊的人有一句格言：「看見路有些醒目的人物，是與其慢也毋寧敬的。」所以堂倌、掌櫃、酒客、路人對阿Q都顯出一種新的敬意來。甚至於讀司晨，王爺之流也來領閱阿Q的中興史。阿Q的大名遠傳遐

了未莊的圍中，鄒七嫂、趙太太、趙少奶奶連趙太爺，秀才也聞而起敬。但打聽的結果，阿Q原來是一個偷兒，並且是一個不敢再偷的偷兒，於是村人又突然改了態度，不獨「敬而遠之」，並且認為是「斯亦不足畏也矣」了。

阿Q的行狀上，寫上趙太爺的兩副臉孔，也煞是好看。第一副臉出現於阿Q自稱是趙太爺的本家，地保叫他到趙府去的時候，太爺一見阿Q，大發雷霆：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覺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嗎？」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議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第一章）

趙家有趙太爺其人，阿Q竟敢自認姓趙，過錯自然落在阿Q這一面。但人們也可以看見這是如何威風凜凜的姿態。然而這一回又顯出新的花樣來了。阿Q也喝了幾盞酒，自己覺得是革命黨了。於是在未莊奔跑，嘴裏唱着戲文，似乎發了狂。村人用了甚



懼的眼光望着他，趙太爺也用了驚懼的眼光望着他。

「『得得，……』」

「老○」，趙太爺怯怯的迎着低聲的叫。

「鏘，鏘，」阿○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爲是一句別的話，與巴爾干，只是唱，「得，鏘鏘，鏘鏘！」

「老○」

「悔不該……」

「阿○！」秀才只得直呼其名字。

阿○這才站住，歪着頭問道，「什麼？」

「老○，……現在……」趙太爺卻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有什麼……」

「阿……○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惻惻的說，似乎想探革會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富有錢。」阿○說着自去了。

大家都惘然，沒有話，趙太爺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對點燈。趙白眼回家便從腰間取

下得場來，竟給他女人鎖在鎗房裏。」（第七章）

「怯怯的笑着」，「惴惴的說」。這樣的字眼描寫得特別有趣，把趙太爺與錢兩蘭不同的面孔都刻畫出來。其實富阿Q被王鬍倭捉住了辮子在牆上碰了幾下，還被假洋鬼子打了幾下，因為生平最大屈辱的時候，又來戲弄靜修庵的小尼姑，吃了強者的虧，又從弱者身上發洩，也是這種相的再現。

「暴君過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熱風」：「暴君的臣民」）所以這些小人的臉色也特別可怕。對小百姓不妨擺出「腰姿孱恹」的面孔。但一見上學，却又「躲躲閃閃，非常可愛，簡直說話會口吃，談天要臉紅」衙門裏「猛人的馴情」就常有這種叫人啼笑不得的怪相。（「而已集」：「扣絲羅威」）

其實要看這奴才相，最好是到洋場上去。上海是中國洋場的翹楚，所以這裏「倚徒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西崽就常有這一種相。上海有租界和華界，有洋人和華人，西崽的職業是當翻譯包保或巡捕。主子是洋人，但洋人之外還有比他們更卑下的華人，或是奴隸，西崽們就是在這主人和奴隸，華人和洋人之間住着的一羣中國人。因而也顯出一種可厭的相來。「道相，是覺得洋人勢力高於華華人，自己懂洋話，所以也高於華華人；但自己又系出黃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華人

的洋人。因此也更勝於還在洋人之下的羣華人。」（「題未定草」）既奉上又自大，指兩種險詣都萃於一人一身了，這就是奴才相。

上海電車上的賣票員也很有這種奴才的品德。有人說過「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意思大概是說土地和強豪鄙劣和士紳有不可分的關係罷，而賣票員和揩油也同樣是不可分的。「所措的是洋商的油」，中國人佔了洋人的便宜，但三等車上最下等的華人有時缺了一個銅子他們也「不肯通融」，又變為洋商的「忠僕」了。（「淮風月談」：「揩油」）「揩油生活有補了」，因為這是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報讎的正當的高尚的本領。然而要用奴才的品行「立足於天地之間」，「那倒是給生存競爭添一條新例的事。」（「淮風月談」：「賈三感奮」）

## 六 示衆者、旁觀者、機會者

一節二十五史，記着中國獨夫們的家譜。但家譜也常有變易。秦始皇如何威風凜凜，但陳涉、吳廣揚竿而起，嬴姓的家譜只三世而亡了。秦之後每朝的末世，總有一次農民起義，李家劉家的天下塌了，別的野心家出來收拾殘局。而舉義的農民，又在新的奴隸規律下循規蹈矩的過着老的生活。中國史書就寫着這麼一節循環的史實。

窮人信不能夠談，農民劫掠是等閒見聞，屬民們的反抗是在逃死，在斃死，旱荒、水災、虫災、癘疫、兵燹……來了，人們活不成，然後來這一手的。本來阿○對於革命也並不怎麼對勁，他在城裏親眼見過殺革命黨，以爲「好看好看」。然而革命究竟來了，革命又可使舉人老爺怕，未莊的「一羣鳥男女」又鬧革命而手忙脚亂。這些阿○自以爲是他的對頭的，仇人的所惡，正是自己的所好。況且「阿○近來用度窘，大約賂賂有些不平。」於是對革命也有些神往了。心裏想：

「革命也好罷，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設降革命黨了。」（第七章「革命」）

這是阿○革命的宣言書。中國下等人攻擊高門大族曰：「他媽的」這是被壓抑的叫聲。阿○用來對抗自己的敵黨的是「革這夥媽媽的命」，口誅再加上力伐。阿○幻想着：革了命，元寶、洋錢、洋紗衫、女人……都有，但革這一夥，自己也要有一夥，阿○的一夥是誰呢？並不是王鬍，不是小D，不是小尼姑，而是假洋鬼子。他要求在說投降盤纏子之外，還要和革命一夥。但洋先生的回答是叫他「滾出去！」不准他革命，並且造反不成，反而被抓進縣城牢裏去。

問他爲什麼事，他說「因爲我想造反」。審問官要他招供罪狀，他說：「我本要：

：來投……」。問他爲什麼又不來，答：「假若鬼子不準我！」又問打劫趙家一夥人跑到那裏去，答：「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問他們搬到那裏去，答：「我不知道。」又問他還有什麼話說：「沒有。」查了一個圍圈，又問他還有什麼話說，依然說「沒有。」

於是阿○被判了死刑。還要遊街示衆。在人羣裏他咆哮過：「好川」又大叫過「救命……」

示衆之後，還有餘波，就是：人們對於刑法的品評：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壞，殺槍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槍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却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爲槍斃並無殺頭這樣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可笑的死囚阿，遊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逛了一趟了。」（第九章「大圍圈」）

車上躺着一個死囚，昏頭昏腦似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一羣螞蟻似的人羣，在車子後面跟着跑，擁擠着呼號着，並且每個人的臉上都毫無表情。這是一幅如何樸素而又有力的示衆圖呢？中國國民們的逃死敢死，就是得着這麼一場結局。他們雖在逃死敢死，運命逼迫着他們這樣做，但死逃不了，救不成，終於喊着：

「救命……」。

但周圍人山人海的同類或異類却在死囚的面前喝采。民國之前魯迅在日本看過一回劍子手是日本軍人，上斷頭台的是中國人，圍着看而毫無表情如醉如夢在喝采的也是中國人。民國十七年四月六日又再演一回。這回囚徒不是一個，不是造反不成的農民或俄國偵探，而是一羣匪徒。法場不在某縣城，不在滿洲，而在長沙。「司門口掛着一顆頭，數百會前刺着三具不遑頭的女屍。……而許多「民衆」，一批是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着……嚷着……臉上都表現着或者是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

「三開鎗」）

只是看。有頭示衆，只是看，擠着看，嚷着看。甚至於軍閥與軍閥相鬥，自己不與聞，也只是看。「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衆，其實還不很管什麼黨，只要看「頭」和「女屍」。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覩或耳聞好幾次了。」（「三開鎗」：

「劇其大觀」）

然而革了命的却是「威與維新」的官紳先生。秀才和鑲洋鬼子先革掉了靜修庵裏「皇帝萬歲萬歲的韻牌」，辮子又盤在頭頂上，並且襟上還掛着一個柿油（自由）黨的

黨徽。把總做了革命黨，對匪徒大逞威風。舉人老爺也做了官。趙司農，趙白眼之流，也躍躍欲試。這是『威與維新』的大圍圍。十六年以後，『時勢變了』，但革命場中的闊人還『不變其闊』的，『主義改了』，而禮將『仍不失其禮』的；（『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機會者又經歷着一回大圍圍。

『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實，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Grotesk』。因此有人說魯迅『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時期』，而他却覺得』我還恐怕我所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

## 七 唯無是非觀

無治主義在中國原來是有深遠的淵源的。老子道德經五千言是無為的奧據。然而又下註釋說『無為而無不為』，什麼也不做，即等於什麼也都做，但『無不為』只是心造的幻想，其實是『無為』。這些狂妄的人甚至於『連老婆也要不成』，只好出關去了。這是中國無治論的開山祖師的收場。莊子的思想比老子更激烈，相信無生無死，亦生亦死，人是蝴蝶，蝴蝶是人，所以對司命者的死生有命說，也持異論：

『大神錯矣。其定那裏有什麼生死。我莊周曾經做夢變了蝴蝶，是一尊飄飄蕩蕩的

蝴蝶，醒來成了莊周，是一個忙忙碌碌的莊周。究竟是莊周做夢變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了莊周呢，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弄明白。這樣看來，又安知道這軀體不是現生正活着，所謂活了轉來之後，倒是死掉了呢？請大神隨隨便便通融一點罷。做人要圓滑，做神也不必迂腐的。」（「故事新編」：「起死」）

這雖然是「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的文字，但並沒有把古人寫得「更死」，倒說出了老莊哲學的奧義：隨便、通融、圓滑、曠達、無是非，無善惡。這人生親竟不幸在中國流傳了二三千年。所以三教一體說，「論語」和「孝經」、「老子」、「雜摩詰經」同義論都是士大夫的得意的「春秋筆法」。這圓通哲學還寫在小說上，（如「西遊記」、「封神榜」）傳播於民間，使成萬民的人生哲學，而風流餘韻傳於現代，於是有呂緯甫這樣的類型。原先是「敏捷精悍」的青年改革者，會因破除迷信而到城隍廟裏去拔過偶像的鬚鬚，又因辯論革新中國的方法而打起架來，但十年之後，又變了「無聊」的人，「敷衍敷衍，糊裡糊塗」的人。爲了騙騙母親便她安心，包一點泥土，裝在新棺材裏，算是安葬了自己的小兄弟，爲了不使阿順失望，雖然齋麥粉不可口也放喉嚨嚥下去，甘願受硬硬的痛苦；阿順死了，母親託送她的剪絨花，就送了阿昭，還要對母親說阿順見了喜鵲的了不得；爲了每月二十元的收入，也隨隨便便去教「子曰詩云」。自然這



樣的人不知有現在，更不想有未來；『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連明天怎樣，也不知道。過後一分……』（『徬徨』：『在酒樓上』）

也有孤獨者，失敗者的魏連斐這樣的類型。這是一個『古怪』的人，『可怕的新黨』，使周圍的人當他為異類。自然，村人眼中的化外人，異樣的人，並不是一個惡名，但必須懂得犧牲的戰鬥。然而魏連斐終於被逐出於教育界之外，社會不給他安住下去。失業不久，連心愛的藏書也變賣了；爲了『我還要活幾天』，甚至於一月三十塊錢的鈔票也肯做，但連這小職位也不可得。他活不下去了。然而還是活下去，『爲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於是『有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讚譽，新的碰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惡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還有所謂文學遺少輩。明明是青年人，也寫篆字，填詞，勸人讀莊子文選，刻古式信封，寫方塊新詩，使新的軀殼裏埋着『樹城詭種，選學妖孽的喉嚨。』（『淮風月談』：『重三感舊』）。對於人生，麻木冷淡，隨遇而安：『雖然不敢自認遺少，但的確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這萬象皆秋的環境中，即使遇之餘先生那樣的新精神亦已不能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對於世事，無愛無憎，不冷不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無是非觀，庶幾免是非』。有『孰是孰非……之爭』嗎？『討論中會得有孰是非否』

生出來嗎？」對人對事既然大可隨便，是那能教徒其實是喫教者，革命黨其實是喫革命飯者；評論家，其實是上天梯者。「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麻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喫的時代，則指歸定於一尊，有宜於合喫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教，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雞拌兒而已。」（「喫教」）

這箇身術可謂神通廣大，可惜「只有尾巴沒處安放」，也給人看出了「破綻」。其實敷衍、隨便、遷就、不爭，只是頹廢者。只知聽其自然，「逆來尙須順受，順來更當順受了」，於是「膠子最稠，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病，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只知死生由命，貧富由天，使士紳者恆爲士紳，農者恆爲農，工者恆爲工；不能活下去了，也「想從天上或什麼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爲『莫作鴛世人，甯爲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羣改革是不肯的。」（「倒提」）即使心有不平，也只愛發激昂，嚷着『懷才不遇』，或『天道甯論』；終於自暴自棄，恨恨而死了。

無是非者，彷彿是超於是非，高於一切，不爲，不私，學活似的，但其實是『學者皮而奴才骨』，或者說，『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的個人主義的陰客。』

（「二心集」）所以他們也是無定見，最不可捉摸。批評或辯護的時候，用各種不同的圈子；用互助說來駁詰爭存說，又用爭存說來駁詰互助說；用和平論來反對階級鬥爭說，又用鬥爭說來反對互助說；用唯物論來非難唯心論，又用唯心論來非難唯物論。或者徹底到透底，人們要打倒偶像，他連打倒者也打倒，人家說詩云子曰是舊八股；他又說「達爾文說普列哈諾夫說」是新八股；人家要反對某種衛道文學，他竟什麼道也不要衛，以為都要不得。於是由澈底而透底，結果只剩下一個「無底洞」。（「偽自由書」：「透底」）總之，凡事都要無疵無瑕。一有缺矢，就不行。人什麼都不對，他什麼也都對，「自己滿足」，「現狀最好」，於是做人也最好不言不動，不求有功，但願無過，保得現狀，天下太平。所以立論的透底者，其實是現狀的屈服者，外貌上的革命者，其實是無力的倒退者。

沒有將來，改革無力，但求維持現狀，或想把現在拉回秦古時代去，這就是「唯無是非者」的最高理想。

## 八 國民性的改造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常覺得准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兩地書」）

實有是黑暗和虛無，所以反映現實的藝術品也是黑暗和虛無。讀過這詩句，又想起恩格斯給英國女作家哈克納斯的信上所寫的關於現實主義的觀點：『我決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說的有傾向的小說，就一定在小說裏面宣佈作者的社會思想和政治思想。我完全不是這樣想法……』。在中國新文學家的作品中能夠如實地寫出中國的黑暗面的沒有一個比得上魯迅。『必須麻木到不想將來，也不知現在，這纔和中國的時代環境相合。』沒有現在，也沒有將來，取消了自己和子孫的時代，而背着因襲的担子，做着死鬼的奴隸的，正是吾國人民的生活中的常事。然而文藝家要有正視黑暗面的勇氣和毅力。必須敢於視，纔敢於想，敢於說，敢於做。所以『即使所發現的不過完全是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華蓋集』）；『忽然惹到之十一』）

然而中國國民性究竟不會改變嗎？曰：然；曰：否。可有『滅亡的恐怖』也可有『復生的希望』。不進取的民族被擠出於生存在線之外是常有的事。埃及、希臘等古國早已無聲了。這是滅亡的路。然而社會是進化的，『將來必勝於過去』，『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着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熱風』）；『不滿』；『救救孩子……』是『狂人日記』的結語，所以魯迅勸青年不必誤使人『沈靜下去』，『與人坐籬間』的

中國書，而必說使人『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的外國書。魯迅介紹屠川白村是因爲著者所爲那時滿清制華，漢民受壓，這在青年中容易引起同感。他介紹屠川白村是因爲著者所摘日本人的『缺失』正可借來醫治『同病的中國』。（『出了象牙之塔』；『後記』）

○他介紹俄國作品，因爲要使中國讀者知道隣國怎樣的『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所以輸入新思潮，並非要『披了海外的奇花瑞草來，移植於本國的藝苑。』（『墳』；『雜憶』）而是想利用文藝的力量，來改造國民性。蠅蟻中的武士蠅，掠取幼虫，施行教化使做奴隸供他使役。啓靈運動者爲改造社會，也必須教導沒有或較小習染的孩子，使成戰士，所以他的希望是寄托在『身外的青春』之上：我『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野草』；『希望』）（『無花的蔷薇之二』）『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題未定草』）

○然而文化（包括風俗習慣）的改革，是最難能的事。尤其是身心早已腐化或硬化的國民，『對於極小的一點改革，也無不加以阻撓。』我們知道：只須革命條件成熟了。舊的政制，就好像紙紮的房子一樣傾覆下來了。但文化改革却並不如紙簡單，並且文化不改革，『革命等於無成，如沙上建塔墮倒壞。』

然而由於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和大小革命風暴的激盪，在中國早已出現新的現象，

新的習慣，新的人物，中國如今有這樣的青年：「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也有一生只知「要趕快做」而「陸續用去了」他的生命」的老青年。這是革命階級的人生觀，這新的人生觀使青年們寫下一部「革命春秋」。甚至於十二三歲小女孩，在風沙泥濘中募集災款募不測很失望，募到手很高興而且揮灑談笑者：「你是好人」（「我要罵人」）。中國少年青年，用他們的心力和體力甚至於生命，寫成的壯烈的史事實任太多了。

死於北京國務院前的三女子更爲中國女性洗滌了幾千年來的屈辱史。一個是和藹而堅決的，兩個是沈勇而友愛的，和藹友愛堅決勇敢，這是新中國女青年的模範，所以她們都爲國事而慷慨赴難：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的自己的屍骸爲證；沈勇而友愛的楊德羣，也死掉了，有她的自己的屍骸爲證；只有一樣沈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鎗彈的攔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啊！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煞了。」（「紀念劉和珍君」）

中國有無數的投身成仁的青年，這連胡適之也承認是事實。並且相信他們勝過來代

的岳飛文天祥和晚清的東林黨人，中國有了他們，我們也有了民族自信心：

「我們試想想那些爲萍濤革命而死的許多志士，那些爲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前兩年在上海在長城一帶爲抗日衛國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東林諸君子慷慨抗爭的是『紅丸』『移宮』『妖書』等米粒小的問題，而這無數的革命青年慷慨獻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的自由平等。……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胡適論學近著』：『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然而竟有人敢於從我們青年的頭腦上，噴來了狗血，想用污穢障住人的眼睛。

「二十年來，國難不息，而被公認爲賣國者一向全是三十歲以上的人，雖然他們後來依然逍遙自在。至於少年和兒童，則拚命的使盡他們雅弱的心力和體力，攜着竹筒或撲滿奔走於風沙泥濘中……。愛國之心是真誠的，賣國的事是向來沒有的。」（『僞自由書』：『保留』）

「不是年青的爲年老的寫紀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觀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却不說的罷。但我知

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忘記他們，再說他們的時侯的。」（『爲了忘却的紀念』）

還在昏暗的夜裏，然而黑夜的盡頭也是白晝的起點。「這事實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儻自由書』；『保留』）這語是寫於民國二十二年。四年之後，這預言果然事實所證明了。新中國在創造之中，國民性也在改變之中。



## 辛亥的女兒

——一九二五年的離婚——

辛亥革命，曾經是中國政治生活上的一個轉捩點。一代傳一代傳了幾千年的封建政權推翻了。但是，並沒有掘斷根基。辛亥革命像一陣風浪，淹沒了龍廷，但不久以後，風平浪靜，古老的基石又浮現了出來，只是面目改變了。已經不是天子的龍廷，而是成了民國式的虎皮交椅。坐在上面的人物，也由世襲的萬歲都變成各色各樣的軍閥。在重壓下，犧牲了幾千年的男的女的（人民）曾經熱烈地期望並擁護了這次風浪；但等到風浪退到遙遠的時候，定睛一看，世界沒有變！於是，只能再低下頭去忍受照舊的重壓。誠然，辛亥革命沒有掘斷封建經濟基礎；京都大市，也許改變了些外貌，但廣大農村的剝削制度和傳統意識，却還依然不動。封建勢力是靠農村吃飯的。農村不動，它自然還在

不難推定，要在這樣的革命下求得婦女問題的解決，是如何樣的奢望。

中國的婦女，曾經幾千年在重壓下「生活」了過來的中國婦女，並沒有從辛亥革命實際地得到什麼。假如國政的發達階級民主革命，曾給西歐婦女爭得了與貨幣等價的人格，而辛亥革命前六十年的太平天國，曾給江南婦女以一個短時期的原始式的平等，那麼，中國婦女從辛亥革命便連這些都沒有得到。不錯，辛亥革命也曾用它狂婦女問題上的醜陋的口號，從南方的城市裏召喚出來了一些有知識的「女將」；（如秋瑾女士等）然而她們是怎樣可憐的少數呵！中國廣大的成萬數的農村婦女，差不多仍然是老式地生活着。她們沒有聽到辛亥革命的雷聲的召喚，因此她們也就沒有起來；仍然在田角露裏化牛一般勞動着。她們都還是「從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不論是從父也吧，從夫也吧，反正都是為地主老爺而勞動着。就是比較富裕的農婦，也還離不開管家務，養孩子，——家庭為中國之根本（魯迅）。地主老爺所樂愛的知識份子（士大夫）費了幾千年之功造就的所謂「禮教」，便是農村婦女這種勤物性強迫勞動的保證。「閨門女訓」之類把女兒兒們訓得像服服帖帖的貓，或者像戰戰兢兢的老鼠；再加上化牛一般的勞動力——老爺們要農村婦女具備牛、貓、鼠三種動物的「德性」！

然而農村裏的「動物」們，却不是沒有動彈的。憑着她們的野性，她們不能忍受痛苦的重壓。她們早就開始鬥爭了，雖然那只是自發性的鬥爭，而結果也往往是不能免於敗北。

直到「五四」的時候，才又衝起了革命的浪潮。婦女問題上比較鄭重地提出來了。在這新的浪潮中，民主主義女權運動者魯迅，提筆寫了「離婚」。

## 二

愛姑是農民莊木三的女兒。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跟姓施的一家佃農的兒子（愛姑稱之爲「小畜生」的）結爲夫婦。施家兒子仗着自己是男子（男子就不必對老婆守節）。去耕上了一個小寡婦。愛姑吵鬧，要爭「人格」。妻子干涉丈夫行爲，是得不到公婆的同情的，「老畜生」也幫着兒子壓制媳婦。愛姑憤而回娘家。父親莊木三，自然要替女兒說話。按照農村裏的慣例，農民與農民之間若有爭端，便得讓地主來解決。愛姑和父親，便告到慰老爺那裏。慰老爺是個小地主，照愛姑的說法：是個「不通」。

莊木三該是個佃農。也許自耕田還不少，當他進航船時，別的農民對他很有尊敬空氣。作者說：「平時清淨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

的傢伙，說了幾回，總說不好。後來受了施家一桌酒席的賄賂，越發不說『公平話』了。官司鬧了三整年，不落局，愛姑的兄弟，憤憤的法拆了施家的灶，也不了事。最後，大的地主——七大人出場來解決這件事情。解決的辦法，是叫兩方『走散』——魯迅幽默地套用了在當時的農村裏還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作為題目，即『離婚』。

小說的場面，便從這裏展開。愛姑同父親坐航船到懲老爺家去，受七大人的判決。封建的勢力安排了圍狩的形勢等候着愛姑。愛姑走將進去，跟它搏鬥。最後，七大人的氣勢壓倒了她。七大人判決了：施家拿出九十元給愛姑愛姑，就離開施家。

故事的梗概便是這樣。

一看就知道，這裏處理着婚姻問題。

魯迅選取這個主題。是適應着當時『五四』潮流的要求的。『婚姻自由』，這是『五四』的啓蒙口號之一。這口號在當時針對着牢固的封建傳統而提出，大有其進步意義。但是，這口號是朦朧的。而且提出之後，沒有得到實際的支持。意大利的薄伽丘（Boccaccio）曾用一百篇故事說明情慾的合法性，否定中世紀對女性的僧侶主義，挪威的易卜生（Ibsen），則為婦女問題而擲出了『偉大的疑問號』。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者，却沒有西歐和北歐的先輩們這種實證精神和懷疑精神。他們對封建的婚姻制度和

婦女觀只有「不合理」呀，「不合乎人性」呀，等等空喊和斥責，而沒有對它作一番真實的估計和性格描寫。胡適的劇本『終身大事』，曾經盛極一時，也有它一定的進步意義，但那思想內容的淺薄在今天已是周知的事。而除此之外再沒有什麼更大的東西了。中國資產階級本身的薄弱，反映到意識創造上，便是這種思想和創作力的貧乏。在這種情形下，鋸戈出來，為婦女運動貢獻了堅實的創作的，乃是當時的「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魯迅。

雖然當時魯迅的執筆，是遵守着前期『新青年』的將令，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口號步調，是跟胡適等一致的，但創作的內容和方法，却顯然不同。魯迅是現實主義者。他要從更深處即本質上來看婦女解放運動。『婚姻自由』麼，怎樣自由？原先又怎樣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這要求是為誰而提出的？當時中國大多數婦女是在農村中。而魯迅本人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因此，他先來看看農村中的婦女的不自由是怎樣，從而得出自由又應該怎樣的結論。

必須指出：魯迅的『離婚』，在選取農村典型來反映婚姻問題這點上，跟胡適之選取紳地主家庭的典型處理『終身大事』，是有着本質的不同的。

魯迅的『離婚』，並不是抽象地去肯定『婦女解放』；而是現實地反映了封建婚姻

否定了封建婚姻。

愛姑跟施家兒子的婚姻，是「父親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自由婚姻，也許在雙方父母大腹便便的時候便弄定了的。而這樣的蔑視子女的「人格」的婚姻，是十之九地必然以悲劇為歸結的。結果愛姑跟趙五夫離了婚。

愛姑跟施家兒子的婚姻，雖然門戶相當（都是個農），但是男女之間，是有着傳統的高低的。因此愛姑到了施家，沒有被當作人看待。西諺云：「老婆是為丈夫而造。」（譯成中文，便是「禮記」「喪服篇」中的「夫者妻之天也。」）愛姑和她丈夫的關係。便是這樣。既然夫家是個戶，那麼愛姑的嫁後生活，自然是畜牲一般的勞動。而畜牲是沒有「人格」的。因此愛姑的遭遇是「丈夫不對，公婆不喜歡」。她自訴道：

「我是有冤無處訴。……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龜虜」。那年黃鼠狼咬死了那隻大公雞，那裏是我沒有關好麼？那是那隻愛頭癩皮狗偷吃糠拌飯，拱開了雞廚門。那小畜生不分清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他那裏有好聲好氣啊，開口「賤胎」，閉口「娘殺」。自從結識了那娘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

不管那施家『小畜生』也是一個佃戶，在經濟地位上並不比愛姑的出身高明，但是，他對於愛姑，是有着男性的優越的。因此，『小畜生』辦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愛姑）；『他』就是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趕我（愛姑）出去。而這種不德的行爲，還得劉家長的支持：『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愛姑）……』

愛姑爲這沒人格的地位而進行了鬥爭。雖然這種鬥爭還不是愛姑真正自覺了『人格』的本價，而只是自發的：爲了不甘忍受自己家庭生活的被破壞（丈夫別有所歡）。

愛姑進行這種鬥爭，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是一個『女人』。依靠父兄吧，也不過是『佃戶』，只能去拆掉施家的灶洩洩氣，再沒有旁的本領了。只得去依靠地主老爺來『伸冤』。農民在沒有覺醒以前，是常常幻想地主來解放他們生活上一切矛盾的。但是地主給愛姑解放了什麼呢？

『兩面都認點晦氣吧』，地主七大人解決這場官司說：『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九十元——這便是愛姑的『人格』的代價。

愛姑的無『人格』還不僅於此。離婚以後的愛姑的『人格』，將是如何呢？作者沒有寫出來，但熟悉舊中國的人，是可以猜想得出的！

尼克拉索夫曾經用詩咏嘆了俄國農婦的命運：

「命運有三副重担：

第一副——是和奴隸結婚：

第二、是做奴隸的兒子的母親：

第三、是服從奴隸直到進棺材。」

中國的愛姑，雖然跟奴隸（農民施家兒子）離了婚，可以不做奴隸的老婆和奴隸兒子的母親了吧，但是，刻在後面的命運是什麼呢？按照中國的傳統，女子從夫家「走散」開來以後是不准再嫁的。那麼，愛姑仍得「服從奴隸直到進棺材」。

這便是魯迅所反映的——也就是魯迅要否定的中國的封建婚姻。

### 三

但是，沒有「人格」，還不夠說明封建婦女觀的本質。問題是在這種現象是依靠什麼樣的基礎而存在的。

魯迅在「離婚」裏反映出來，封建的婚姻關係和婦女觀，是怎樣跟封建的剝削關係有着密切的聯系。



大凡思想內容豐富的作品，常常具有二重的主題。淺顯的現象的主題和深入本質的主題。西歐的——特別是北歐的歷史上的傑作是這樣，魯迅的這篇『離婚』也是這樣。在這裏面，除了上面觸到的婚姻關係之外，還有更深的反映——便是農村中的封建的超經濟剝削。

魯迅透過上述的婚姻的蔕葛，典型地展開了二十世紀初中國農村社會的縮圖。

自從鴉片戰爭時被帝國主義的大砲轟開了萬里長城之後，中國的封建經濟便開始了崩潰。雖然基本上還是自然經濟統治，但商業資本已在沿海一帶（魯迅的故鄉紹興也在內）逐漸抬頭，連地主也做起生意來；同時高利貸不但繼續盛行，反而變本加厲。地主們身負這兩重行案，這就使他們渴求着貨幣。地主的主要財源，自然還是土地，但土地剝削已不夠滿足地主的慾望了。於是地主便越發加強其超經濟剝削。逢年送禮，過節獻物，這早已是地主課於農民的常例；到後來，連農民的婚姻問題上也打起算盤來了。

農村裏的土皇帝（地主）的統治關係直接幫助了這種超經濟剝削。

從『離婚』裏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種把戲。

農民與農民之間的日常的糾紛（如愛姑與族家的爭婚糾紛），必須通過地主來解決。道不虛因為在農民眼中，地主是『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農民

逐得貴的話)，而且，主要的是因為地主是破壞秩序（剷倒秩序）的事實上的維持者和警惡者。愛姑和施家的糾紛，首先不能不請慰老爺來說話。慰老爺是個小地主，大約是村長之流吧，他便給兩家「說和」。但是，愛姑是倔強的，慰老爺雖然是地主，但「她是不放在眼裏的，見過兩面，不過是一個團頭團腦的矮子」。一個月在農村裏，比之貴農，是中等的人物和家第，所以對於小小的慰老爺，還不能完全服服帖帖。於是，像一般慣例，施家便「報與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巴結人」，「送給慰老爺一桌酒席」，酒席之類，是可以塞得地主發昏的。慰老爺的公道，是隨農民的賄賂而左右的。（當然只在解決農民與農民的矛盾的場合如此，一到地主本身跟農民有了矛盾時便不是這樣了）既然他得了酒席，便必須幫施家的忙。因此，他去請了更上層的人——七大人來。七大人是縣一般行政機關的知縣大老爺的「揆帖」。他在農女愛姑眼中的戲價是這樣：

「客廳裏有許多東西，她不及細看；還有許多客，只見紅漆金字屏對發閃。在這些中間第一眼就看見一個人，這一定是七大人了。雖然也是團頭團腦，却比慰老爺們煩瑣得多；大的圈臉上長着兩條細眼和漆黑的細鬍鬚；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殼和臉都紅潤，油光光地發亮。愛姑很覺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你看從他這層人物（小地主、農民）的關係和態度上來形象化了這個大地主。他是不多說話的，而當他喝一聲『來……今！』的時候，倔強的連懋老爺都不放在眼裏的愛姑，也不能不『覺得心曠神怡，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肩面都變了，彷彿失足掉在水裏一般，却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七大人輕易地判決了這件事。毫不費事，他的主張跟懋老爺一模一樣。七大人對兩家農民說：『兩面都認點晦氣吧。』現象上，施家似乎戰勝了愛姑。但他跟愛姑同樣地被地主剝削了。『九十元！你就打官司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一樣便宜。』事情就這樣完了。

唯一的要點，在於：七大人是知縣大老爺的換帖。——層層地主的統治世界，本來首先就便利於起經濟剝削，而要使兩造農民，都認點晦氣的。

魯迅入骨地刻劃了地主對貨幣的貪慾。當懋老爺將紙幣交給莊木三時，說道：『老木，你要點清數目呀。這不是好當玩意兒的，銀錢事情……』這不是鬧文，決不只是在說明『一個人在珍重貨幣而已』。

在封建勢力『鼎盛』期，是沒有什麼『離婚』案件的。那只有所謂『七出之條』，講到七大人威嚇愛姑時所說『公婆說走，就得走』那樣，乾乾脆脆。而現在，愛姑居然

能夠把這事提出訴訟，力爭『人格』，說出『小畜生嫁上了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樣容易的？』這樣理直氣壯的話來，而地主老爺，也把這件事作為合法的訟事來處理。這說的時代已經進步了，這裏有着辛亥革命的印記。但是，在下層的經濟關係沒有徹底變革之前，上層的法律之類的些少變動，對於被壓迫人們的恩惠，也還是空頭支票罷了；愛姑所享受到的這種訴訟的實質，只在於它是地主超越經濟剝削的一個絕好機會而已。九十元大洋，便是愛姑在老爺們的『法庭』，力爭『人格』的答覆。當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用貨幣去贖出婦女的『人格』的時候，末代的地主早已在作為中間人而用貨幣買賣農村婦女的婚姻了。貨幣的出入，主要是作了中間人（地主）的孝敬物；不是貨幣本身有了買賣婚姻的力量，力量是在於地主的剝削機構。——這就又說明時代並沒有進步。重複的說：魯迅把農村婦女的婚姻問題，跟地主的剝削關係膠和在一起來處理，這就暴露了事物的本質。

#### 四

且看一看如上這種與環境下的典型人物吧。

愛姑，這農村婦女身上，正如鴉片所屬的階級本身一樣，是含有二重性的。

首先，她是野性的婦女，

許多人描寫農村婦女，常常寫得她們真正比羊還柔順，服服帖帖，彷彿她們生來就是『富有德性』的。說然，封建力量積幾千年之功，的確在訓練家畜的工作上大有成績，在把婦女塑造或無野性的性格。但是它功效的程度，却還得看看是怎樣的婦女而定。倘是地主家裏的所謂『深閨淑女』，那麼的確，野味很少了。但是田間的婦女却很不同。農村婦女，一半是隔着封建的米漿，一半却是吃『野獸的乳汁』養大起來的，農家中『閨門女訓』的教養沒有地主家那樣嚴格。跟勞動的接近，不能不使村女們野氣起來。把農村婦女主觀地寫成一般的『柔弱的中國婦女』，雖然可以對照封建壓迫的嚴酷而勸人哀憐的吧，却是違反了現實的。這樣的婦女，沒有歷史的前途。魯迅底愛姑，不屬這種一類的塑像。

愛姑不憤得忍受了不能忍受大畜生小畜生把她不當人看待。她再三再四提出訴訟，要求伸冤。訴訟是要錢的。『運爺也看得賄賂的饒有點頭昏腦熱了……』，但是愛姑不肯罷休。她說：

『要撤掉我，是不行的……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

愛姑這樣愛『鬧』，是爲的什麼呢？表面上似乎只是爲了怨憤『妻子』地位的被剝

奪，實質上卻就是在爭婦女的「人格」。「我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愛姑忿忿的昂起頭，說：「我是賭氣」。——自然，愛姑決不是生就的愛賭氣的人。

賭氣似乎是一「自發的」，但是正是愛姑人格覺醒的萌芽。

作者用地主的教訓來烘托愛姑這種愛鬧的氣質；當愛姑斬釘截鐵的說：「那我就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的時候，七大人便教訓她道：「那倒不是拚命的事，年紀輕輕。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地主和老一代的人總要求年紀青青的農民男女「和氣」些。作者又寫着：航船裏佛觀的兩個老女人，用「互視，努嘴，點頭」來對愛鬧的愛姑表示不滿。她們是老一代了。愛姑的父親，雖然支持着愛姑的訴訟，想「穩給他親家」，但他也是老一代，所以比較溫和。當愛姑跟封建勢力作「最後的奮鬥」時，這個父親只能「雀鳴無聲」，但憑女兒孤軍作戰。地主慰老爺這樣判斷他們一家人：「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樣。你看你的爹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兄弟都不像他……」地主嘴裏否定的人大抵是對地主秩序不利的人。應該補明：愛姑的六個弟兄曾經爲了姊妹的事而合夥去拆平透施家的灶。他們具有跟愛姑同樣的野勇（這種野勇是鎮地主不安）。他們都是當時的年青一代的農村男女。——魯迅沒有遺漏老一代跟年青一代的差別。

在這個壓縮的短篇裏，魯迅通過概括的描寫，高揚了愛姑這種農民性的野獸。這種高揚在魯迅不是偶然。這跟他在「五四」時期創作生活上的一個轉換有關。——沒有這種高揚，就不能完成辛亥前後中國農村婦女在這個典型。

自然，這還不過是愛姑的一面。另一面，是愛姑的無力。

三 魯迅在「五四」中的創作生活，並不是前後沒有轉換的。他在自選集序言中寫道：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所謂小說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脫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隨便談談。從此……得到較為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是因為受了散伏的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哪裏呢？我想，這樣下去，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徬徨』，別了別了，願以後不再這樣。」

「徬徨」中的這篇「離婚」，便是這個時期的作品。魯迅創作生活上這一轉換，是反映了「五四」後底「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跟失節的資產階級分手，這一個事實的。這時期魯迅創作的特點，便是比以前更深入了現實，更洗練了技巧。高揚愛姑的野性，是新的。因為前期作品「故鄉」裏的蘭女就不是這般模樣，誠然因為「新青年」團體散掉了，不必再服從

這跟上面那稱氣豪並不矛盾。愛姑具有鬥爭的精神，但是她的鬥爭不是自覺性的鬥爭，愛姑是抱了「請他仰窺」的心情去見封建勢力代表七大人的。而且，她是孤軍。正如魯迅所描寫，封建勢力的威勢太猛烈了。地主們——小的、大的、更大的、一直到「皇帝伯伯」。而愛姑——一個多少受過封建觀念的烙印的弱女子。不能向她要求比實際更多的英勇和力量。她可以把慰老爺「不放在眼裏」，但在七大人跟前卻只能屈伏了。當她向地主家裏去時，是勇糾糾氣昂昂的，但到進了大門，便有點偻偻不安，等到走進「紅青緞子馬褂發閃」的陣內，面對着七大人時，可就更加不安了。她掙扎着爭辯，甚至喊出「那個「娘濫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這等村野不堪的話來（在知魯識理的老爺前面），但是她受到了厲害的圍攻，七大人不讓她多說話，三言兩語，便把

什麼將令，可以走自己的路了，所以序中說：「思想也似乎駿無拘束。」魯迅自稱這時期「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這一句話是不能單作字面的解釋的。在「榜徨」中，魯迅更加真實地寫出了封建勢力的高壓，而也不再像「吶喊」中的「藥」那樣添一個大團圓式的花環了。「我於是這將令，削削黑黯，裝點些微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自選集序」）因為更加現實，所以就顯得「冷」。愛姑鬥爭的敗北及是這「不用諱言：魯迅這時雖然已經跟舊的「戰友」分了手，但還未見有新的戰友——新的亮色。



事情「判決」好了。

在封建勢力的高壓下，愛姑只能敗北了。

魯迅並未輕視、低估了封建勢力。壓虜一個愛姑，實在算不得什麼。可以看出：魯迅在筆下流露了怎樣的他對愛姑這樣人物的熱愛，但他並未粉飾愛姑。魯迅是不肯粉飾現實的。

## 五

愛姑是這樣一個典型：她曾經自發地爲了自己的「人格」而與封建勢力作了鬥爭，但是，他敗北了。她的敗北，在沒有損傷過一點的封建勢力的高壓下，在她只是一個孤軍的情形下，是必然的，她只有依附到一種新生的主力運動，並把鬥爭轉變成爲更高一種性質時，才能夠得到勝利。

愛姑在鬥爭中表現了可貴的野性雖然敗北，但這種野性却是遠遠流長，不會死滅的。它會在新的條件下發揚起來。而我們已經看見：在時代的進展中，愛姑怎樣成長腐換爲另一種新的典型。

## 一齣悲壯劇

——一九二五年的「傷逝」

「……帝國主義的戰爭強姦了東方文明的公主，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變，誰還能夠否認？這種強姦的結果，中國的舊社會急遽的崩潰解體，這樣，出現了華僑式的商業資本，候補的國貨實業家，出現了市俗化的紳意，也產生了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宋陽）

這所謂「現代式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因為他產生在新的世界革命的時代，產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便具有了很不同的特點。

小資產階級一般的特點是動搖、易變。但是，動搖的程度，變化的方向，却視各種條件而定。十六世紀以前，資產階級力量強大，無產階級還在成長，因此小資產階級

大抵與資產階級同流合污。早一點的十八世紀法蘭西的「可敬可愛的人們」，是具有急進的特色的，但是那時工人還在幼年，還沒有十月革命的合奏，所以他們——法蘭西小資產階級也不會有更遠大的前途。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特別是知識份子可就不同些。因為世界革命揭幕了，十月革命成功了，國際資產階級沒落了，國際工人階級強大了。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跟中國資產階級一同踏出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戰場上來的；但是，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使得小資產階級對它的領導失了信任，跟它分了手；而中國的無產階級的早熟性，它的革命領導的優越性，使得小資產階級很快的走入了它的隊伍。

中國小資產階級走上了真正革命的路，而沒有去做妥協性成的階級的「跟班」。在這意義上，他們是幸福的。

但是，他們的得到「路」，是也支付了痛苦的代價的。當他們決然跟妥協去的老敵友分手，還沒有看到新盟友的力量和前途而決然奔起的時候，他們曾經痛苦的掙扎。他們曾經受傷，甚至倒下，雖然他們繼以摸索，終于上了大道。——他們曾經演了一齣小小的悲壯劇。

魯迅的「傷道」便是寫的這個。

當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來，資產階級性的意識形態的炸彈，便在各個領域上拋擲出來了。在婚姻問題上，是『自由戀愛』。

胡適在『終身大事』中借陳先生給田亞梅女士的信叫喊道：『此事只關係我們兩人，與別人無關，你該自己決斷！』

豪紳地主的女兒田亞梅女士要離開封建家庭，走向很富有的留學生陳先生的汽車的懷抱裏去了。

但『自由戀愛』這個意識形態的炸彈，不僅驚醒了在她終極上要資產階級化的婦女；這個口號，在當時中國已有很廣大的社會基礎，另一個魯迅創造的形象子君也在這樣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子君便是『篤道』裏的女主人公。她這樣喊着，便從家庭裏跑出來了。她是從農村中跑出來的。

在當時條件下，一個女孩子要走出封建家庭，是很不容易的。決不能無門爭地走出來。一方面，封建家庭還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它決不輕易讓它的女兒『自由』去；另

斷，則女孩子本身，她不是一生出來就感染了新潮，而是從封建家庭的教養下長大起來的，舊的傳統意識還多少存留在她身上，雖然後來她在城市裏唸過書，但那時城市裏的教育是什麼呢？基本上還是魯迅所謂「堅壁清野主義」的教育<sup>②</sup>。所以雖然覺醒<sup>③</sup>而出去，也決不能是無門爭地離開家庭的。

但子君却無畏地走了出來。她不憚與淑芬鬧開，而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姪女。和家長分割，這在當時的婦女是一個很大的難關，這不僅要斬斷她在經濟上對家長的依賴，並且要斬斷她對家長的感情上的葛藤（冰心女士的小說反映了當時婦女是「何依戀着『母親』啊」）。但子君却把這些葛藤一刀兩斷了，不僅如此，她還同時影響她的

一 她也許是小地主的女兒，也許是破落戶的女兒，可以斷定她家裏的境况是很困難的，但她也不  
是農民的女兒（在當時條件下農女還不會到城市裏去唸書）。

二 這是當時北京所奉行的女子教育，這種教育有特殊，這跟封建家庭一線；就是要把婦女「收起來」。譬如說，因為公共娛樂場中常常發生有傷風化情事，教育當局認為禍在女子，因此說道：「各校禁止女學生往游藝場和公園……」；著是在「堅壁清野主義」一文中批評道：「風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這正是教育者所當為的事，『收起來』却是管束性的禁卒哥哥的惡鬥。」

愛人「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他）胆怯，或者竟是嫉妬的朋友絕了交。」而離了家庭之後，接着就不會不跟周圍另一些人鬥爭。周圍是冷酷、煩燥的，使她的愛人也不能不胆怯。「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在她們幽會的會館裏，就守着鄉院的把鮎魚鬚的臉緊貼在窗玻璃上的老東西和搽雪花膏的小東西的冷視的眼色。她必須面對着這些醜惡的眼色而進出。然而「她却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她且不邪視地走了……半瓶雪花膏和鼻天的小平面，於她能算得什麼東西呢？」

她是這樣的勇敢。「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澈底的思想在她腦裏，是很透澈、堅強的。雖然她在小地方還沒有脫盡舊思想的束縛，但在自己的「終身大事」上，在「愛」上，卻是完全無畏的。而這一點，也正是她愛人消生特別愛敬她的基點吧；當他聽了君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出上面的那句充滿着個人主義的反抗精神的話之後，他讚嘆道：「這幾句話是震動了我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還在耳中發響，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娃，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斷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子若這種勇敢，表現了中國「現代式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的急進的氣質。這種氣質，是同時代別的作家筆下的女性所沒有的。早一點的胡適的人物田亞梅女士，差不多是無門爭地溜出了封建家庭<sup>⑤</sup>；自然，這是很簡單的，無須乎嚴重鬥爭的，因為田女士走出了家庭之後是到了富家，什麼問題也沒有，而汽車之類，也很可以使她的父母的氣憤歸於平靜；冰心女士的人物便是證明：當地主、豪紳的家庭轉化為資產階級式的家庭時，他們的女兒的問題就只是從家庭到學校作啞鈴式的來回，而不是爲了戀愛自由而作激越的走出了，（冰心的女主人公的戀愛是在老家裏親睦地進行的。）另一個在當時很大胆而且敢言的女作家淦女士（馮沅君）的人物也沒有魯迅的人物這樣勇敢，——她在『卷蕊』裏描寫一個自由戀愛的女性，當她跟愛人乘電車時，要趁電燈偶然熄滅的當口才敢跟愛人偷偷地握手<sup>⑥</sup>。這跟子君的在會館裏昂然出入一比，是顯得如何地畏葸啊！

三 記得胡適會自題「終身大事」爲一幕喜劇。用喜劇的形式來否定舊傳統，固然未嘗不可，運用得好，可以有很大的破壞力，如果戈理。然而胡適骨子裏是輕視現實生活裏的嚴重鬥爭的；於是喜劇的形式便反而顯露了他的淺薄和無力了。

那麼，子君這英銳之氣，是從哪裏來的呢？

支持她的是她的理想『愛』。『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爲愛』。這個所謂『愛』，對於子君，幾乎是一種超物質的力量，它給她勇氣，使她不顧一切爲它而戰鬥。同時，這對於她也是個抽象的理想，當她爲它而奮鬥之時，曾沒有想到要獲得這抽象的愛，需要怎樣的物質的條件；她戰鬥着，認爲『愛』便是一切，便是生活的整個內容，除此以外再沒有什麼，也不再需要什麼了。這種素樸的戰鬥，委實很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的特質：資產階級沒有她這樣勇敢，而無產階級則不似她這樣架空。

但是，現實是這樣地殘酷而無情。子君作爲精神的戰士跑出來了，然而現實的冰雹却是怎樣地摧毀着她的熱情和理想啊。一個批評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很久以前讀

四 原文是這樣描寫了她：『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當這評語）的情形；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燈燈被震動而失去了它的力的時間，因爲我害怕那幾條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

人君。



過『奮進』，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周身發冷。」

首先便是生活問題。子君和涓生，都是這樣的人物：從破產的農村跑出來到城市，身無長物，而城市又沒有給他們準備安定的職業。在當時的中國城市裏，汽車已經有了，但那只是陳先生和田亞梅女士的份兒。下層的運動還沒有掀起，還沒有把他們捲進去過另一種生活。他們還必須在城市裏出賣他們的腦力的或別的勞動，經營個人的小家庭生活。而這種生活，却不是空空洞洞的『愛』所可包括得了的。

相愛的第二課便是同居。同居便得『尋佳所』。子君和涓生是經歷了很大的困難才對付地解決了『安身之處』的。第一關打通之後，兩個人過了短短一個時期的黃金日子。夜闌人靜，兩人相對溫習着初戀的一課，接着相互地請遍了各各的身體和靈魂。彼此了解既深，隔塵盡去，似乎真正到了幸福的港口了，『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而涓生也深深的感動，嘆道：『唉唉，那是怎樣的寧靜的幸福之夜啊！』

但是，『安甯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涓生是明白，而子君也似乎領會到了這一點的。然而現實却不容許他們這樣想。涓生是忙於『辦公』糊口，子君則忙於管家務。子君雖然跑出了舊家庭，但在新家庭裏，她還得充當『管家婆』的角色。管理着世界的不僅是愛情，還有飢餓。於是大背於當初純潔的理想

的庸俗生活開始了。子君得裝着勉强的笑容去餵油雞，得傾注全力於非專長的蒸菜飯。子君的知識份子的手逐漸粗糙起來，從而她的優美的女性的感情也粗糙起來了。溫習初戀的餘隙已經沒有，代之而來的功課只是湊然相對，這倒也罷了。最可痛心的，是子君因生活的不斷磨難而忘了理想，變得怯弱麻木起來。當一個較大的新的打擊到來——涓生收到「局長諭：着毋庸到局辦事」的通知時，一向無畏的子君，對這橫逆的襲來，竟「變了色」。

涓生眼裏的子君的可愛，在剝落了。庸俗的生活，已經縛住了子君的理想之腳。涓生爲了戀愛之故，在謠言的圍攻中失了業。既然失了正業，便只得去操自由職業了；於是寫稿子。然而在昏黃的燈光下，正停筆凝息之時，一瞥子君的怯弱的形相，便滿心塗亂，覺得自己也彷彿漸漸怯弱了。——便是簡單官辦的生活也離開了相愛的人們。然而涓生，却具有着比子君優勝的品質，在艱辛之秋，比較的顯得剛強。他還沒有被磨盡振翅的意念：

「局裏的生活，原爲鳥販子手裏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痺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翱翔，趁我還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在這裏有「五四」以後新青年的銳敏的覺悟。消生具有比子君更進一步的覺悟。他明白當時社會生活的客觀的局限性，而對此不乏精神上的準備。因此，當小米失却了的時候，雖然悲涼，却還並不自假，反而慶幸着牢籠的失去，憧憬着新的生活。

然而牢籠之外，大地茫茫，刻子雖然有，却不知飛到哪裏的好，飛到舊巢裏去麼？已經訣別了多時了，新的前路則還沒有顯出標幟。孤獨的消生，掙扎着，却沒有着落點。身邊的子君，却越發庸俗、粗糙、麻木了。愛的慰藉消失了，愛人的地位被放到了「叭兒狗和油鷄之間」。還想挽救子君之日趨對於生活之「無感觸」，費了很大的力氣解說着，然而他的言語，已不像初戀時那樣「如響斯應」，能觸動愛人的靈魂了。生活的窘迫，至於連狗也餓不起，又不忍插了草標出賣，只得蒙着布去拋掉。子君的「悽慘的脾色中，加上了冰冷的分子」爲了拋狗，竟懷疑到了愛人的忍心……。

面愛——是完結了。

尖銳的矛盾放在人們眼前，愛呢？生活呢？兩者是這樣地水火不相容。愛原是人的生活的一部份，然而現在真實的生活裏容不了抽象的愛存在。生活使愛人們成爲彼此相負擔的赤裸裸的「人」。而人與人之間是這樣地「冷」，冷到使得覺醒的一方只能採取最後一策：與「愛人」分手。

馮生深深覺悟了，他開始了解：縛住了自己的翅子的，除了當時社會爲了養活那但求溫飽，別無理想的「未人」——庸俗的市民的一把小米之外，又有了新的桎梏了，現在是「愛」桎梏着生活。他沉痛的說：

「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素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才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爲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却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頹唐得多……」。

從這裏起，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肯定了生活的第一義。認識到這一步，是經歷了怎樣痛楚的路程。現實生活使得「理想主義者」從切身經驗中明白一切。但是，要肯定這一點，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很快做到的。在當時——一直到後來的前期的創造社，有多少人迴避着這個肯定啊！然而魯迅的人物涓生，却是肯定了這一點了；不但肯定，還生發着新的理想：

「『廝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台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  
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消失了……。」

自然，這種生活的前途，仍不過是朦朧的理想：他只看到了漁夫、兵士、貴人

機察、豪然、教授以至偷兒等等是在生活着運動着，還沒有看到他們是在怎樣地生活着，是荒淫還是悲慘……然而同時也可以看出：涓生是怎樣地憧憬着新的真實的生活（不是盲目的愛）啊！是怎樣地鼓舞着投入這種真實的生活裏去的熱情和勇氣啊！雖然驟驟的喊叫，但在當時之際，正是個人戰士的進軍的號角。

子君已經成爲無勇的庸俗的人了，所以，「子君，——不在近旁。」

然而他還不能馬上跟子君分手。在當時中國，在還沒有鮮明的前路足以使涓生決然奔赴的當口，在人與人的關係還是世俗的人情聯系着的當口，涓生還不能不有所躊躇，要拋棄曾經愛過，並且在艱辛的世間一起生存了許多時的一個身邊的人麼？不能的。誠然，必須分手的道理，是已經明明白白的了，但是，「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用真實喚醒子君，而又無路可走，只能旁觀她在覺醒之中滅亡，這是多麼殘酷！所以「我要明告她，但我又沒有敢，當決必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

五 在十多年後，魯迅便不再這樣寫。而是引用了愛命條（I Hehrenbute）的清清楚楚的字句了

：「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實驗X光線謀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八月的鄉村」序言）

只得暫且改作勉强的笑容。」

於是只能用說謊來苟延生活了。爲了一個「人」——子君，他不敢向她說出真實。而是：「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將溫存示給她，……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難於呼吸。」

然而立刻又自責：

「我在苦澀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曾有！」

悲憤痛苦到了極點的人，便成爲冷酷。但是，涓生的冷酷，與其說是對着人（子君），不如說是對着空虛，子君已是空虛的人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驚連無畏的言論，到底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當孤獨的個人被空虛所包圍的時候，通常總是不自覺地掏出尼采式的大鑿度來對付；至於兩端，不是瘋狂而死，便是玩世而生。但是，涓生基本上是現實的人，所以這兩條路，他都走不去。涓生的心腔裏還有點，並且他也沒有「末人」們那樣的專長——把虛偽的笑臉扮得很好；在空虛裏說謊過日子的人，不獨不是開闢新路的人，並且連這人也未曾存在！他的生之意志還縹緲着，總有一天，他會向子君說出真實來。

新的希望在於分離，在自責和懺悔的矛盾的糾纏中，他想到了她的死。「僅僅只靠這垂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武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求生的道路，原必須攜手同行，然而現在子君既然已經落後，那麼涓生便只能奮身孤往了。

其實，子君也並非完全對其實太然，從生活的下城路上，她也看出了涓生的臉色的「兩樣」，這個是真實的端倪，她也感覺到：她先前的委樣的理想——愛——是已經死滅了。然而子君，她不能再在醜惡的現實中再心造一些新的理想，像涓生那樣。夜靈顯的女孩子君，事實上是個戀愛至上者，這個「愛」曾經支持她踏出了舊牢籠，但等到現實逼死了她的「愛」，需要新的理想來作為勇氣的資本，使她拔步在空虛中前行，熬過這短時期的滅亡的危險——子君就沒有這個能耐了。於是她完全成爲無主的無助的人；當涓生後來老老實實向她作最後的宣判說「我已不再愛你了！」的時候，話裏透處，她眼裏便發出可憐的光輝，「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着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找，恐怖地迴避着我（涓生）的眼。」

現實殘酷地把一對愛人推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要不是子君死掉，涓生新生，便是兩個一同滅亡。只有在悲劇的頂點才能解決這個矛盾。

於是照現實所給安排的那樣到了結局。子君被父親領回去了。這就是說，她重新回

到了她的來處——封建的舊家庭。「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羨望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她要負着虛空的重担，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盡所謂人生的路，而路的盡頭，則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不久以後，他聽到了她死去的消息。

當潤生在空虛中噬蝕着自己的靈魂，同時却又期待着新的無名的、意外的、東西到來的時候，那匹拋掉的狗，倒代替着子君回來了。是這樣動人心魂的一節——

「一天是陰沉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裏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着。耳中聽到細碎的聲音和咻咻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裏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盤旋着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牠回來了。」

## 四

魯迅現實的地創造了這個悲壯劇，現實的地反映了這「五四」之際的一景。子君表

六 因為按照封建的規矩，她只是「淫奔」了一回，而並不會有一個正式的丈夫。



現了『悲』的一面，涓生表現了『壯』的一面。

子君，便是受了傷的血肉淋漓的人物。她受到當時新理想的召喚，勇敢地從舊牢籠中踏出來，然而新現實却迎面給她猛烈的一下回身浪，把她依舊拽回到了舊籠裏去。當時的中國的資產階級——他那意識形態的炸彈召喚了子君的，是不會來理會這個可憐的女人的，至於另一個階級，則還沒有把更新後的理想，更新的召喚，使子君得以清楚地看到、聽到，給她以勇氣，支持她在惡浪之前站住腳，不退却而前行。——在這樣的條件下，對於小資產階級，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是個宿命的矛盾。當最後的、光明的現實還沒有到來，任何曾經進步的人，倘若半路上停步，對眼前的現實麻木起來，不生發新的理想來作更加進一步的前導，那他就只有滅亡。子君便在這個矛盾底下倒下了。

那麼，這矛盾將壓殺所有的人麼？——也不盡然。

子君是犧牲了，而涓生還在。涓生是子君的另一面。他的氣質是不同的：他具有清明的理智和奮往的熱情，不似子君那樣單純而脆弱。他還在無涯際的黑暗中矚望光明，於廣大的空虛中嚮往實在。他已經失掉『愛』了，但他還要生活，他不像子君那樣存身於幻想的愛的雲端；不乞靈於愛的支持；比之捕捉抽象的愛，更執著於生活。他還在生發着更新的對生活的理想，他是現實主義者，同時是浪漫主義者。

魯迅賦給涓生這人物以這樣的特質，不是偶然的，祇是，在魯迅對這人物的有意識的昂揚中，也還留着當時條件的局限的痕跡：

子君的拋衣角的手已經放開，應該是振翼翅膀，奮身飛往的時候了。但是，「哪裏去呢？」

涓生是有着信心的，他說：「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着。」然而他還是只能徬徨着：「有時，彷彿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巍巍地向我奔來，我等着，等着，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裏了。」

再沒有誰比魯迅更深刻地體驗了當時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的苦悶了的。這涓生的苦悶，和子君的滅亡，一樣是中國現代式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參加革命以前的真實的配程碑，在這碑上，滿塗着暗紅色的和暗黑色的淋漓的血跡。

魯迅到底給涓生留下了疑問：「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里去的第一步的方法。」在這裡，魯迅和他的人物——涓生，還在摸索着。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這大口並沒有「誇得無影無跡」<sup>①</sup>。歷史昭示過了：他摸索的暗路並不長。當今

天我們劃這筆賬的時候，可以看到，魯迅當時的疑問，是已經解決了多時了。魯迅寫了『徬徨』以後，不久他清楚地看到：無產階級的實踐和思想，使涓生式的朦朧的理想得了寄托。現實已在他面前排開了一條大路。後來魯迅邁步踏了上去，他的雄姿至今赫然站在我們面前。而成千成萬的涓生，也同樣達到了他們的前路；他們今天正游泳在革命的大海裏，隨着他們的前導者作英勇的翻騰……；他們已經不是『不幸的少數者』了。

讓我們來引一段近來的文章吧。

『中國資本主義的某些發展，創造全國將近千萬的知識份子。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足與不能發展，使青年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找不到出路，使他們有失學與失業的痛苦。因此，他們中間有反帝反封建的迫切要求，有很強的革命』

七 魯迅在自選集序言中引用了這兩個『楚辭』之後，接着就自歎他在寫徬徨以後的新作之稀少。

寫道：『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

八 『吶喊』序：『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悶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變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

從。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動搖性、叛變性，不能領導他們走上堅決革命的道路，而工人階級對民主革命的堅決性、徹底性、革命性吸引了他們，使他們願意同工人階級一起去鬥爭，國際資本主義的沒落，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尤其是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影響，使他們思想上不滿於資本主義，而同情社會主義。……」

魯迅的『傷逝』，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一篇追悔錄。當涓生還在長長的『初春的夜』裏苦熬着虛空，還不知道怎樣走向新的生路去的時候，他還不能無悔。他悔恨自己，爲什麼那樣忍心地將真實——無愛的人間——向子君告白，使她死於『無愛的人們的眼前的黑暗』中，死在虛空中，正如『吶喊』序文裏所說的那樣，他以為，虛空的重担是不應該讓睡着的人們來負的。他說：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實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沉重。』

因此，魯迅還是用沉痛的悔恨和悲哀結束了『傷逝』。涓生說：『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壁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

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他又說：「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而當他意識到天地間原無所謂鬼魂和地獄，而宗教的懺悔仍不過是空虛，子君的滅亡却又是一個真實的時候，他的憎恨的鋒芒，便又轉向着地上了。他無可奈何的道：「我活着，我總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當新的戰鬥還沒有開始的時候，魯迅的唯一武器，便是控訴。

是的，魯迅是在控訴着。敢於前進的人必然是控訴醜惡的現實的。雖然，涓生說：「我要向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的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sup>①</sup>而事實上，他是以不斷的控訴作了他的前導；然後邁步前行，走向中國現代小資產階級知識階層所必然到達的地方。

控訴是與暴露不同的。暴露只是爲挽救自己階級的腐爛和沒落，有望於「改良」和維持；控訴却是爲了自己和衆人的前行，要激發起反抗來的。我想，中國的魯迅跟西歐的舊寫實主義者們的不同，大約便在這里吧。

十 這真魯迅說：「用遺忘和訛謬做我的前導」；多年以後，他每憶起新的悲劇時，他還寫着「爲忘却的紀念」，「我娶騙人」等等題目。但是這「說謊」和「騙人」等等，倘若照字面來解釋，可就錯了。這不是儒夫們掩飾、逃避現實的呻吟，而是勇士在慘澹的人生路上，祇着創傷時的沉痛的聲音。魯迅是堅決反對瞞和騙的。不信，看他自己的文章：「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不自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壇。早就應該有幾位兇猛的鬪將！」（也是一九二五年作的「論睜了眼看」。）



附

錄



## 離 婚

「阿阿，木叔！新年恭喜，發財發財！」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唉，恭喜！愛姑也在這里……」

「阿阿，木公公！……」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剛從木蓮橋頭跨下航船去，船裏面就有許多聲音一齊噲的叫了起來，其中還有幾個人捏着拳頭打拱；同時，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來了。莊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將長烟管倚在船邊；愛姑便坐在他左邊，將兩隻鈎刀樣的腳正對着八三擺成一個「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一個蟹殼臉的問。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顧唐似的，但因為索賄色檢上原有許多緣故，所以倒也不

不出什麼大變化，「就是到爛莊去一遭。」

合船都沈默了，只是看他們。

「也還是爲了愛姑的事麼？」好一會，八三質問了。

「還是爲她。……這真是煩死我了，已經鬧了整三年，打過多少回架，說過多少回和，總是不結局……。」

「這回還是到慫老爺家裏去？……」

「還是到他家。他給他們說和也不止一兩回子，我都不依。這倒沒有什麼。這回是他家新年會親，連博裏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睜大了。「他老人家也出來說話了麼？……那是……。其實呢，去年我們將他們的灶都拆掉了，總算已經出了一口惡氣。況且愛姑回到那邊去，其實呢，也沒有什麼味兒……。」他於是順下眼睛去。

「我倒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忿忿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妍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罵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不能像慫老爺似的不通，只是說『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

且看七大人說語不錯！」

八三被說服了，再問不得口。

只有潺潺的船頭激水聲；船裏很靜寂。莊木三伸手去摸烟管。裝上烟。

斜對面，挨八三坐着的一個胖子便從肚兜裏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絨，給他按在烟斗上。

「對對。」◎木三點頭說。

「我們雖然是初會，木叔，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說。「是的，這裏沿海三六十八村，誰不知道？施家的兒子好上了寡婦，我們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帶了六位兒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誰不說應該？……你老人家是高門大戶都走得進的，脚步闊，怕他們的……」

「你這位阿叔真消氣，」愛姑高興地說，「我雖然不認識你這位阿叔是誰！」

「我叫汪得貴。」胖子連忙說。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六八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慰老爺不是勸過我四回麼？連爹也看得時貼的錢有點頭昏眼熱了……」

註一，「對對」是「對不起對不起」之略，或「得非得非」的合音；宋祥。

「你這講的！」木三低聲說。

「可長我聽說去年底梅家疾給懋老爺一桌酒席哩。八公公。」蟹殼臉道。

「那不礙事。」汪得貴說，「席能塞得人發昏麼？酒席如果能塞得人發昏，送大菜又怎樣？他們讀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譬如，一個人受衆人欺侮，他們就出來講公道話，倒不在乎有沒有酒喝。去年年底我們做村的榮大爺從北京回來，他是見過大場面的，不像我們鄉下人一樣？他就說，那邊的第一個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汪家碼頭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聲叫着，船已經要停下來。

「有我在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從中槍一跳，隨着前進的船走在岸上了。

「對對！」他還向船裏面的人點頭，說。

船便在新的靜寂中繼續前進；水聲又很響得出了，潺潺的。八三開始打磕睡了，漸漸地向對面的鈎刀式的腳張開了嘴。前艙中的兩個老女人也低聲哼起佛號來，他們擲着念珠，又都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

愛姑瞪着眼睛看定蓬頂，去年正在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不走投無路。懋老爺她是不放在眼裏的，見過兩回，不過一個閉頭閉腦的

樣子：這種人本村裏就很多，無非臉色比他紫黑些。

莊木三的船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篷裏的烟油吱吱地叫了，還駭着。他知道一過王家匯頭，就到前莊。而且那村口的幾星閣也幾乎已經望得見。前莊，他遇許多回，不是道呀，以及慮者。他還記得女兒的哭鬧，他的親家和女婿的可惡，後來給他們怎樣地吃虧。想到這裏，過去的帶着便在眼前展開，一到微冷他親家這一局，他向來是冷冷地發笑的，但這回却不，不知怎的發而橫梗着一個胖臉的七大人，將他腦裏的局面擠得攪不攪了。

船在繼續的寂靜中繼續前進，獨有唼佛聲却宏大起來；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愛姑一同浸在沉思裏。

「木叔，你老上岸罷，甯莊到了。」

木叔他們被船家的聲音驚覺時，面前已是幾星閣了。

他跳上岸，愛姑跟着，經過幾星閣下，向着懋老爺家走。朝南走過三十家門面，再轉一個彎，就到了，早望見門口一列地泊着四隻烏蓬船。

他們跨進黑油大門時，便被邀進門房去；大門後已經坐滿着兩隻船夫和長年。愛姑不敢看他們，只是溜了一眼，倒也並不見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蹤跡。

當工人撥出年糕湯來時，愛姑不由得越加催促不安起來了，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麼？』她想。『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從十五歲嫁過去做媳婦的時候起……』

她喝完年糕湯，知道時機到了。果然，不一會，她已經跟着一個長年，和她父親越過大廳，又一彎，跨進客廳的門去了。

客廳裏有許多東西，她不及細看；還有許多客，只見紅青緞子馬褂發閃。在這中間第一眼以看見一個人，這一定是七大人了。雖然也是圓頭圓腦，却比憲老爺們魁梧得多；大的圓臉上長着兩條細眼和漆黑的細胡鬚；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殼和臉都紅潤，油光的發亮。愛姑很覺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放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條爛石似的東西，說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一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買得，至還是漢。你看，這一點是『水銀浸』……。」

「水銀浸」周圍即刻聚集了幾個頭，一個自然是憲老爺，還有幾位少爺們，因爲被威光壓得像臭蟲了，愛姑先前竟沒有見。

恐不難發一段話；無意，而且也不敢去研究什麼「水銀浸」，便偷空向四處一看

，只見她後面，緊挨着門旁的牆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雖然只一瞥，但較之半年前偶然看見的時候，分明都見得蒼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從「水銀燈」周圍散開；慰老爺接過「屁窠」，坐下，屈指頭摩挲着，轉臉向莊木三說話。

「就是你們兩個麼？」

「是的。」

「你的兒子一個也沒有來？」

「他們沒有工夫。」

「本來新年正月又何必來勞動你們。但是，還是只爲那件事，……我想，你們也鬧得夠了。不是已經有兩年多了麼？我想，寃讎是宜解不宜結的。愛姑既然丈夫不對，公婆不疼愛……也還是照先前說過那樣：走散的好。就沒有這麼大面子，說不通。七大人是最愛講公道話的，你們也知道。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家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

「九十元！你獻打官司打劉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這麼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

人實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着莊木三，點點頭。

愛姑覺得事情有些爲急了，她奇怪平時沿海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的自己的父親，爲什麼在這里竟說不出話。她以爲這是大言不飾的；她自從聽到七大人的一段議論之後，雖不很懂，但不知怎的總覺得他其實是和藹近人，並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樣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她勇敢起來了。「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總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鐘馗』。那年的黃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雞，那里是我沒有關好嗎？那是那隻殺頭獍皮狗偷吃雞拌飯，拱開了雞欄門。那『小畜生』不分清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七大人對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你是有緣故的。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察；知書識理的人什麼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濫婊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擡來的呵！那麼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裏不行，還有府裏呢；



……」

「那些事是七夫人都知道的。」慰老爺仰起頭來說。「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樣。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兄弟都不像他。打官司到府裏，經過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夫人麼？那時候是，『公事公辦』，那是，……你簡直……。」

「那我就拚出一條命，大家家敗八亡。」

「那倒並不是拚命的事，」七夫人這樣慢慢地說了。「年紀青青。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天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北京洋學堂裏回來的，自己問他去。」於是轉臉向着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

「的確確。」尖下巴少爺趕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愛姑覺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說話，弟不敢來，慰老爺是原本幫他們的，七夫人又不可靠，連尖下巴少爺也低聲下氣地像一個癩臭蟲，還打「順風鑼」。但她在胡亂糊塗的腦中，還彷彿決定要作一回最後的奮鬥。

「怎麼連七大人……。」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是的……我知道；我們粗人，什麼也不知道。就怨我的爹連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發昏了。就專憑他們『老畜生』、『小畜生』擺佈；他們會報喪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巴結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她後面的「小畜生」忽然說話了。「她在大人面前還是這樣。那在家裏是，簡直鬧得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聲聲『小畜』，『逃生子』。」

「都個『娘濫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愛姑回轉臉去大聲說，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還有話要當大眾面前說哩。他那里有好聲好氣呵，開口『賤胎』閉口『娘親』。自從結識了那婊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七大人，你給我批評批評，這……。」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鬚子圍着嘴裏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分！」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彷彿失足在水

裏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却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彷彿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裏，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纔翻身走出去。

愛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這時纔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自己的誤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魯了。她非常後悔，不直的自己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

「客廳裏是『鴉雀無聲』。她的話雖然還聽得清楚，想老爺却像聽到了霧裏似的；他跳了過來。

「對呀！七大人也真公平；愛姑也真明白！他誇讚着，便向莊木三，「老木，那你自己自然沒有什麼話的了，她自己已經答應。我想你紅綠帖是一定已經帶來了的，我通知過你。那麼，大家都拿出來……。」

愛姑見她爹便伸手到肚兜裏去掏東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追來了，將小烏龜模樣的，一個黑黝黝的圓筒小東西遞給七大人。愛姑怕事情有變故，連忙去看莊木三，只見他已經在茶几上打開一個藍布包裹，取出錢來。

七大人也將小烏龜頭放下，從褲身子裏掏出一點東西在掌心上，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圓東西去。七大人隨即那一隻手的一個指頭蘸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裏塞了兩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黃焦焦了。他搬着鼻子，似乎要打噴嚏。

莊木三正在數洋錢。懋老爺從那沒有數過的一疊裏取出一點來，交還了「老畜生」；又將兩份紅綠帖子互換了地方，換給兩面，嘴裏說道：

「你們都收好。老木，你要點清數目呀。這不是好當玩意兒的，銀錢事情……。」

「呃」的聲響，愛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噴嚏了，但不由得轉過眼去看。只見七大人張着嘴，仍然在那裏搬鼻子，一隻手的兩個指頭却撮着一件東西，就是那「古人大發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在鼻子旁邊摩挲着。

好容易，莊木三點着了洋錢；兩方面將紅綠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脹着的臉相也寬鬆下來，各客臉面忽然見得一團和氣了。

「好！事情是圓功了。」懋老爺看見他們面面相覷出告別的練氣，便吐一口氣，說

。「那麼，哈哈，再沒有什麼別的了。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你們要去了麼？不  
要走，在我們家裏喝了新年喜酒去：這是難得的。」

「我們不要喝了。存着，明年再來喝罷。」愛姑說。

「謝慰老爺。我們不喝了。我們還有事情……。」莊木三，「老畜生」和「小畜  
生」，都說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麼？不喝一點去麼？」慰老爺還注視着走在最後的愛姑，說。

「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 傷逝

——消生的手記——

果我能夠，我懇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爲子君，爲自己。

會館裏的神道忘在偏僻裏的破屋是這樣地寂靜和空虛。昨光過得真快，我愛子君，仗着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已經滿一年了。事情又這麼不湊巧，我重來時，偏偏空着的又只有這一間屋，依然是這樣的破窗，這樣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樹和老紫藤，這樣的窗前的方桌，這樣的敗壁，這樣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獨自躺在床上，就如我未曾和子君同居以前一般，過去一年中的時光全被消滅，全未有過，我並沒有曾經從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創立了滿懷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不復如此。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是並不這樣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着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啊！於是就看見帶着笑渦的蒼白的圓臉，蒼白的瘦的臂膀，布的有條紋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帶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樹的新葉來，使我看見，還有掛在鐵似的老幹上的一

房上房，紫白的花。

子君却決不再來了，而且永遠、永遠地！……

子君不在我這種寂寞時。我什麼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隨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讀，文學也好，橫豎什麼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分外地靈，彷彿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一尋到的，而且窸窣地逐漸臨近，——但是，往往又逐漸渺茫。終於消失，在別的光聲的雜音中了。我憎惡那不俊子君鞋聲的穿布底鞋的長班的兒子，我憎惡那太像子君鞋聲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鄉院的擦雪花膏的小東西！

莫非她翻了車麼？莫非她被車傷了麼？……

我便取了帽子去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會經當面罵過我。

忽然，她的鞋聲來了，一步終於一步，迎出去時，却已經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着微笑的潤澤。聽着她叔子的家裏大約並未受氣；我的心留帖了，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後，破屋裏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聲音，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裏瀰漫着種氣的好奇的光澤。壁上就釘着一張銅板的雪萊半身像，是從雜誌上裁下來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張像。當我指給她

看時，她卻只草草一看，便低下頭，似乎不好意思了。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我後來也想，倒不如換一張雪萊淹死在海裏的紀念像或是伊學生的像；但也終於沒有換，現在是連這一張也不知那里去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這是我們交際了半年，又談起她在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親時，越發想了一會之後，分明地，堅決地，沉靜地說了出來的話。其時是我已經說盡了我的意見，我的身世，我的缺點，很少隱瞞；她也完全了解了的了。這幾句話很震動了我的靈魂。此後許多天遠在耳中叮嚀，而且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並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

送她出門，照例是相離十多步遠；照例是那站魚鬚的老東西的臉又緊貼在髒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尖都擠成一個小平面；到外院，照例又是明晃晃的玻璃窗裏的那小東西的臉，加厚的雪花膏。她目不邪視地傲地走了，沒有看見；我驕傲地回來。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澈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腦裏，比



我已經記不清那時怎樣地將我的純真熱烈的愛表示給她。豈但現在，那時的事後便已模糊，夜間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斷片了；同居以後一兩月，便連這些斷片也化作無可追蹤的夢影。我只記得那時以來的十幾天，曾經很仔細地研究過表示的態度，排列過措辭的分後，以及倘或遭了拒絕以後的情形。可是臨臨似乎都無用，在慌張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了。後來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惡，但在記憶上却偏只有這一點永遠留遺，至今還如暗室的孤燈一般，照見我含淚握着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語舉動，我那時就沒有看得分明；僅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但也還彷彿記得她臉色變成青白，後來又漸漸轉作緋紅，——沒有見過，也沒有再見的緋紅；孩子似的眼裏射出悲喜，但是夾着驚疑的光，雖然力避我的視線，張皇地似乎要破窗竄去。然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沒有知道她怎樣說或是沒有說。

她却是什麼都記得；我的言語，竟至於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前，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願再想的淺薄而帶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並且被命複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常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了等的學生。

這溜彎後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最難看見她兩眼注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於是神色越加柔和，笑渦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不可的。

然而她並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至至於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的熱烈，這樣地純真。

去年的暮春是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我的心平靜下去了，但又有別一部分身體一同忙碌起來。我們這時總在路上同行，也到過幾回公園，最多的是尋居所。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她却是大無畏的，對於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

尋居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託辭拒絕，小半是我們以為不相宜。起先我們選擇得很苛刻，——也非苛刻，因為看去大底不像是我們的安身之所；後來，便只要他們能相容了。看了二十多處，這纔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裏的兩間南屋；主人是一個小官，然而倒是明白人，自住着正屋和廂房。他只有夫人和一個不

搬遷的女孩子，只一個鄉下的女工，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極其安閒幽靜的。

我們的家真很簡單，但已經用去了我的籌來的款子的大半；子君還賣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我攔阻她，這是定要賣，我也就不再堅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給她加入一點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於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姪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妬的朋友絕了交。然而這倒很清靜。每日辦公散後雖然已近黃昏，車夫又一定走得這樣慢，但究竟還有二人相對的時候。我們先是沉默的相視，接着是放懷而親密的交談，後來又是沉默。大家低頭沉思着，却並未想着什麼事。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於她已經更加了解，揭去了許多先前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却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子君也逐日活潑起來。但她並不愛花，我在廟會時買來的兩盆小草花，四天不澆，枯死在壁角了，我又沒有照顧一切的閒暇。然而他愛動物，也許是從官太太那里傳染的罷，不一月，我們的眷屬便驟然加得很多，四隻小油雞，在小院子裏和房主人的十五隻在一同走，但她們却認識雞的相貌，不知道那一隻是自家的。還有一隻花白的叭兒狗，從廟會買來，記得似乎原有名字，子君却給他另起了一個，叫作阿隨。我就叫他阿隨，

但我不能永遠名字。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我和子君說起這，她也領會地點點頭。

噢，那是怎樣的甯靜而幸福的夜呵！

安甯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這樣的安甯和幸福。我們在會館裏時，還偶有議論的衝突和意見的誤會，自從到吉兆胡同以來，連這一點也沒有了；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讀中，回味那時衝突以後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樂趣。

子君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我們常說，我們總還得僱一個女工。

這就使我也一樣地不快活，傍晚回來，常見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顏色，尤其使我不樂的是她要裝作勉强的笑容。幸而探聽出來了，她還是和那小太太的暗鬥，導火線便是兩家的小油雞。她又何必硬不告訴我呢？人總該有一個獨立的家庭。這樣處所，是不能居住的。

我的路也鋪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寫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辦公

裏前鈔，鈔，鈔，鈔，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的相對或幫她生白饅子，煮飯，蒸饅頭。我的學會了煮飯，就在這時候。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會館里時好得多了。做菜雖不是子君的特長，然而她於此却傾注着全力；對於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來算作分甘共苦。況且她又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髮都粘在額上；兩隻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餵阿隨，餵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會經忠告她：我不吃，餵也罷了；却萬不可這樣地操勞。她看了我一眼，不開口，神色却似乎有點凄然；我就只好不開口。然而她還是這樣地操勞。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默坐着，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里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

奉

局長諭與消生着毋庸到局辦事

秘書處啓

十月九號



這在會館裏時，我就早已料到了；那雪花膏便是局長的兒子的賭友，一定要去添些謠言，談法報告的。到現在纔發生效驗，已經要算是很晚的了。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聽，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發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但我的心却跳躍着。那麼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心痛；她近來也似乎較為怯弱了。

「那算什麼。哼，我們幹新的。我們……。」她說。

她的話沒有說完；不知怎地，那聲音在我聽去却只是浮浮的；燈光也覺得格外黯淡。人們真是可笑的動物，一點極微末的小事情，便會受着很深的影響。我們先是默默地相視，逐漸商量起來，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發讀，一面寫信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銀錢時候的忙。

「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

我立刻轉身向了書案，推開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子君便透過那黯淡的燈來。我先擬廣告；其次是選定可譯的書，遷移以來未曾翻閱過，每本的頭上都滿漫着灰塵了；最後纔寫信。

我很覺躊躇，不知道怎樣措辭好，當停筆凝思的時候，轉眼去一瞥她的臉，在昏暗的燈光下，又很見得凄然。我真不將這樣微細的小事情，也會斷堅決的，無畏的予以這麼斯著的變化。她近來實在變得很怯弱了，但也並不是今後幾開始的，我的心因此更繚亂，忽然有安寧的生活的影像——會館裏的破屋的遺蹟，在眼前一閃，剛剛想定睛凝視，却又看見了昏昏的燈光。

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我覺得疲勞，彷彿近來自己也較爲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剛毅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

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奮鬥精神。爲着這目的，原劉島黨爭三裏的禽鳥一般，雖有一點小米磨礮殘生，決不會屈膝；日子一久，更不免磨滅了種子，即便放出籠外，早已不識養熟。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終於如雲霧中的飄蕩的天空中閃爍。趁我還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動。

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但譯書也不是容易事，先前看過，以爲已經懂得的，一動手，却長難百出了，進行得很慢。然而我決計努力地做，一本半新的字典，

不到半月，邊上便有了大片烏黑的指痕，這般證明着稿子的切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曾經說過，他的刊物是決不會埋沒好稿子的。

可惜的是我沒有一間靜室，子君又沒有先前那麼勤快，稿子體帖了，屋子裏總是散亂着碗碟，瀰漫着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但是這自當道真能怨我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鷄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就容易成爲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彷彿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餵阿隨，餵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學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爲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即使在坐中繪着一點墨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她明白之後，大約很不高興罷，可是沒有說。我的工作果然從此較爲迅速地進行，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和她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己的友去。只是吃飯却依然給我苦惱。寒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爲每日坐在桌裏用膳，飯量已較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公餒了阿隨了，有時還將那近來連自己就輕易不



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於是我做的便只有油雞們。這是我積久總看出來的，但同時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一般，自覺了我在這裡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

後來，經多次的抗爭和催逼，油雞們也逐漸成爲肴饌，我們和阿隨都享用了十多日的鮮肥，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爲他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從此便清靜得多，只有子君很頹唐，似乎常覺得懷苦和無聊，至於不太願意開口。我想，人是多麼容易改變啊！

但是阿隨也居留不住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希望從什麼地方會有來信，子君也早沒有一點食物可以引他打拱或直立起來。冬季又逼近得這麼快，火爐就要成爲很大的問題；他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於是連他也留不住了。

倘使插了草標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願這樣做，終於是用包袱裹着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裏。

我一回窩，覺得又清淨得多了，但子君的憔悴的神色，却使我很吃驚。那是沒有

見過的神色，自然是爲商賈。但又何至於此呢？我還沒有說起推在土城裏的事。

到夜間，在她的悽慘的神色中，加上冰冷的分子了。

「奇怪。——子君，你怎麼今天這樣兒了？」我忍不住問。

「什麼？」她連看也不看我。

「你的臉色……。」

「沒有什麼，——什麼也沒有。」

我終於從她言動上看出，她大概已經認定我是一個忍心的人。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爲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着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爲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但子君的識見却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竟至於連這一點也想不到。

我掠了一個機會。將這些道理暗示她；她頓會似的點頭。然而看她後來的情形。她是沒法懂，或者是並不相信的。

空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得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里去呢？大路上，公園

裏，驟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這位圖書室裏得了我的天堂。

那里無須買票：閱書室裏又裝着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着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單是看見裝着他，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却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里去也並非爲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爲取暖的口實。這於我尤爲合式。道路上容易遇見熟人，得到輕蔑的一瞥，但此地却決無那樣的橫禍，因爲他們是永遠圍在別的鐵爐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爐邊的。

那里雖然沒有書給我看，却還有安閑容裕的思想。我到那裏枯坐，回憶從前，這總覺得大半年來，只爲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完全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愛纔有所附麗。世界上並非沒有爲了奮鬥而開的活路；我也還未忘却翅子的扇動，雖然比先前已經煩瑣得多……

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場中的武士，廢託軍中的貴人，評議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叢傑，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

。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氣都失掉了。只爲着阿隨悲憤，爲着做飯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並不怎樣瘦損……。

冷了起來，火爐真的不死不活的幾片硬煤，也終於燒盡了。已是閉館的時候。又須回到吉兆胡同，領略冰冷的顏色去了。近來也間或遇到溫暖的神情，但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記得有一夜，子君的眼裏忽而又放出久已不見的釋氣的光來，笑着和我談到還在會館時候的情形，時時又很帶些恐怖的神色。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諛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出口，却即刻變爲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閃向我的耳目裏，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子君似乎也覺得的，從此便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鎮靜，雖然竭力掩飾，總還是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但對我却溫和得多了。

我要明告她，但我還沒有敢，當決心要說的時候，看見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暫且改作勉強的歡容。但是這又即刻來冷嘲我，併使我失却那冷漠的鎮靜。

她從此又開始了往事的溫習和新的考驗，逼我做出許多虛偽的溫存的答案來，將溫

存示給她，虛偽的草稿便寫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漸被這些草稿填滿了，常覺得聽於呼吸。我在苦惱中常常想，說真實自然須有極大的勇氣的；假如沒有這勇氣，而苟安於虛偽，那也便是不能開闢新的生路的人。不獨不是這個，連這人也未嘗有！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潮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密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齊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趨着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離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道。

我和她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裏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刺毒地學舌。

她還是點顧客屈着領子，後來沉默了。我也就斷續地說完了我的話，連餘音都消失在虛空中了。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會，說，「但是，……消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這似乎給了我當頭一擊，但也立即定了神，說出我的意見和主張來：新的路的開闢，新的生活的再造，爲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爲，因爲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爲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我同時豫期着大的變故的到來，然而只有沉默。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裏也發了曜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飢渴中尋求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無怖地迴避着我的眼。

我不能看下去了，幸而是早晨，我冒着寒風逕奔通俗圖書館。

在那裏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送出了。這使我一驚，彷彿得了一點生氣。我

想，生活的艱難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

我開始去訪問久已不相聞問的熟人，但這也不過一兩次，他們的屋子自然是暖和的，我在骨髓中却覺得寒冽。夜間，便蜷伏在比冰還冷的冷屋中。

冰的針刺着我的靈魂，使我永遠苦於麻木的疼痛。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記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

在通俗圖書館里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船，摩托車，洋場，旅館，晴明的鬧市，黯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預感得這新生路便要來了。

我們總算度過了極難忍受的冬天，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惡作劇的墳孩子的平里一般，被繫着糊線，儘情玩弄，虐待，雖然幸而沒有送掉性命，結果也還是躺在地上，只爭着一個遲早之間。

寫給自由之友的這篇韓已經有三封信，這纔得到回信，信封裏只有兩張舊券：兩角  
的和三角的。我却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凱餞，又都白換給於己一無所得  
的空虛了。

然而覺得要來的事，却終於來了。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  
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采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  
更加喪氣，使脚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裏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  
，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里，叫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無言地站着。

「她去了麼？」過了些時，我只問出這樣一句話。

「她去了。」

「她，——可說什麼？」



「沒說什麼。單是託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我不信；但是屋子裏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我徬徨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淡的家具，都顯得極其清疏，在證明着他們毫無隱匿一人一物的能力。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迹，也沒有；只是鹽和乾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個銅元。這真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似乎被周圍所排擠，奔到院子中間，有昏黑在我的周圍；正屋的紙窗上映出明亮的燈光，他們正在逗着孩子玩笑。我的心也沉靜下來，覺得在沉重的迫壓中，漸漸隱約地現出脫走的路徑：深山大澤，洋場，電燈下的燈籠，壕溝，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擊，毫無聲響的脚步……。

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

躺着的，在仁着的眼前經過的豫想的前途，不到半夜已經現盡；暗中忽然彷彿看見一堆食物，這之後，便浮出一個子君的灰黃的臉來，睜了孩子氣的眼睛，懇託似的看着我。我一定神，什麼也沒有了。

但我的心却又覺得沉重。我為什麼偏不耐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的呢？

現在她知道，她以後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着虛空的重担，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這多麼麼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墳墓。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我的真誠。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沉重。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取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爲愛。

我沒有負着虛偽的重担的勇氣，却將真實的重担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後，就要負了這重担，在嚴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謂人生的路。

我想她的死……。我看見我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指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有真實者，虛偽者。然而她却自始至終希望還我維持較久的生活：

我要離開青兆胡同，在這裏是異樣的空虛和寂寞。我想，只要離開這裏，子君便如還在我的身邊，至少，也如還在城中，有一天，將要出乎意外地訪我，像住在會館時候

似的。

然而一切請託和書信，都是「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毫不問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游也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很遭門房的白眼。好不容易纔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這裏了，」他聽了我託他在別處覓事之後，冷冷地說，「但那裏去呢？很難。——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聽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於不自覺地問。」

「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我已經忘却了怎樣辭別他，回到自己的寓所。我知道他是不說謊話的；子君總不會再來的了，像去冬那樣。她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着虛空的重担，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自然，我不能在這想了；但是：「那風去呢？」

四圍是廣大的空虛，還有死的寂靜。死於無辜的人們將眼前的黑暗，我彷彿一一看見。還聽得一切苦悶和絕望的掙扎的聲音。

我還期待着新的東西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臥在廣大的空虛里，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着我的靈魂。死的寂靜有時也自己戰慄，自己退縮，於是在這絕續之交，便閃出無名的。意外的，新的期待。

一天是陰沉的上午，太陽還不能從雲里面掙扎出來，連空氣都疲乏着。耳中聽到細碎的聲音和淋漓的鼻息，使我睜開眼。大致一看，屋子裏還是空虛……但偶然看到地面，却盤旋着一匹小小的動物，瘦弱的，半死的，滿身灰土的……。

我一細看，我的心就一停，接着便直跳起來。

那是阿隨。他回來了。

我的離開吉兆胡同，也不單是爲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工人的冷眼，大半就爲着這阿隨

。但是，「那里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裏去的第一步的方法。

經過許多回的思量 and 比較，也還只有會館是還相稱的地方。依然是這樣的破屋，這樣的板牀，這樣的半枯的槐樹和紫藤，但那時使我希望，歡欣，愛，生活的，却全都壞去了，只有一個虛空，我用真實去換來的虛空存在。

新的生路還很多，我必須跨進去，因為我還活着。但我還不知道怎樣跨出那第一步。有時，彷彿看見那生路就像一條灰白的長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來，我等着，等着，看看臨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初春的夜，還是那樣長。長久枯坐中記起上午在街頭所見的葬式，前面是紙人紙馬，後面是唱歌一般的樂聲。我現在已無知道他們的聰明了，這許多麼輕鬆簡截的事。然而子君的葬式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獨自負着虛空的負擔，在灰白的長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圍的嚴威和冷眼里了。

我願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麼，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蝕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霧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但是，這却與虛空於新的生路；現在所有的只是初春的夜，竟還是那麼長。我渴  
着，我總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過是寫下我的憤恨和悲哀，爲子  
君，爲自己。

我終於在呻吟一般的哭聲，給予了送葬，葬在遺忘中。

我——這忘，我爲自己，並且安不再想到這用了遺忘給予了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其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  
，用這和說說做我的前導。……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稿）

23 JUL 1942

中國人與中國人

—— 營迅作品研究集 ——

中華民國卅一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何幹之

定價：一元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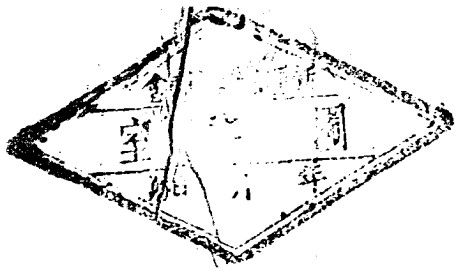
P. 1-115  
1-5090冊

民範出版社發行

地址：桂林東江鐵道橋街一號

三民書局總經售

廣西省圖書館藏書處審查證處字第五三號



500.02

53 50 1 1